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六

文藝傳九十九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也幼警悟從舅



李常見之以為一目千里奉進士為葉縣尉
又為大名府國子監教授初蘓軾見庭堅詩
于孫覿之坐上異之後過李常于濟南見其
詩文以為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者由是
声名始震知太和縣又監德安鎮召為校書

神宗實錄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為

參不計毋喪服除。秘閣丞提点昭道官紹
圣初議者以實錄多誣失實責洛州別駕監
州安置以親嫌移戎州監鄂州提点王隆觀
初庭堅嘗作荆南承天院記部使者觀望宰
相趙挺之意以庭堅有灾之言坐除名編管
宣州卒年六十一始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
之皆游蘓軾之門号四学士而庭堅能文章
尤長于詩独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蘓軾謂之
蘓黃云

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也奉進士不中元
祐初蘓軾以去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常博士
校正秘本省籍迂正字兼国史院編修官紹
圣初坐党籍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極論其增
損實錄責監处州酒稅又編置御史後代还
至勝州而卒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
于以論文麗而思深蘓軾嘗以其诗手之而
不釋余卷止眊眩未暇細讀嘗鼎一臠肯可
知也公觀死軾閱之嘆曰少游不幸死于道

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

覲字少章亦能文又有李荐者字方升陽翟人也博學溢于文章受知于蘓軾、知貢奉有程文瑰異軾曰此必荐也既而乃非是悵然久之荐竟无成而卒文益奇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也幼穎異能為文從蘓轍奉轍見其文愛之奉進士為臨淮簿壽安尉咸平丞蘓軾亦深知之稱其為汪洋淡泊有一倡三和之聲云召為太奉錄元祐初為

正字迂著作佐郎即改著作郎兼史院檢討在館八年願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請以直龙圖閣知潤州徙宣州責監黃州酒稅徙復州起為通判黃州移知兗州名為太常少卿甫數 復以直龙圖閣知穎州又徙汝州復坐元祐党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穎閱蘓轍之訃以師弟子礼奉喪言者以為過遂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五年乃自便居陳州享二管崇福宮卒年六十時又有李昭玘

步字成李濟北人也。有文名。出為蘓軾所知。元祐中為起居舍人。後陷黨籍廢。終。身云。晁補之字无咎。宗慤之曾孫也。七步能屬文。王安石一見而竒之。蘓軾通判杭州。延譽如不及。奉進士為汝州司戶參軍。召試為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遷著作郎。出知齊州。紹聖初。責監蘄信二州酒稅。復為著作郎。遷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出知河中府。嘗知湖密果三州。最後知泗州。卒。年

五十八。有雞助集一百卷。

詠之字之道。補之從弟也。少有異才。以廕入官。為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蘓軾知揚州。補之碎州事。以詠之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耶。久之。詠之其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頌謂坐客曰。此竒才也。復奉進士。又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河中府教授。元符大宥詔上。出罷官。自是詠之蹇于仕矣。久之。為京兆府司錄。秩滿。除提奉崇福宮。

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四卷其堂兄說之
為之序

陳師道字无已徐州彭城人也少刻苦問學
以文謁曾鞏、奇之元祐中蘓軾傳堯俞孫
覓荐于朝為徐州教授除太李博士初師道
在官嘗私至南京謁蘓軾至是言者彈其胃
法越境出為潁州教授紹圣初言者復論師
道進非科第罷归久之為棣州教授除秘書
省正字以卒師道家素貧自罷归彭城或累

日不炊妻子愠見不恤也諸經皆有訓傳于
詩礼尤邃為文師曾鞏為詩宗黃庭堅然平
淡雅奧自成一家云

廖正一字明畧安州人也元祐中蘓軾在翰
苑試館職之士以正一对策奇之除秘書省
正字軾門人黃秦張晁世謂之四李士每過
軾必取云危瀕以飲之正一詣軾謝軾亦
取密云危以待正一由是正一之名亞于四
人者紹圣初入党籍貶監玉山以卒有文集

十卷

李之儀字端叔姑孰人也少力李奉進士元祐中為樞密院編修官能詩善屬文工于尺牘蘓軾嘗謂曰癸選三昧軾即定武辟置幕下及范純仁率之儀為作遺表以世傳誦遂坐党籍廢斥終身云

李格非字文升濟南人也奉進士以文章受知于蘓軾嘗為太李官著洛陽名園記曰以洛陽之盛衰其文曰洛陽處天地之中挾敵

黽之阻當秦隗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无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墟幽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炆與唐共滅而俱亡者无余家矣余故曰園囿之具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治亂候于洛陽之

盛衰洛陽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而伯則名
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大夫公卿高進
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
忽歎退享此乃乎唐之末路是也其後洛陽
陷于虜人以為知言格是非後為京東提点
刑獄以卒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奉進士用陸佃荐
為刪定官又用御史荐為檢法官公麟博學
好古多識奇字紹聖五年朝廷以王筮下禮

官諸儒議言人、殊公麟以謂秦筮用藍田
玉今玉色正色青其本以瓦蛇鳥真為文著
帝王受命之符真秦李斯所為也議由是定
公麟能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又陸云元符
三年病脾遂致仕既叟老肆意于泉 作眠
山園為世所寶藏其為文清婉工于詩而一
時多所稱譽焉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幼穎悟稍長通書為文
務為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輒善書畫好古鍾

鼎器皿法書之初 宣仁聖烈皇后在藩時
帝母出入即中後以旧恩補校書郎嘗為太
常博士出知死為軍踰年復名為書畫博士
擢禮部員外郎大觀三年以言者罪知淮陽
疽發卒年四十九子友仁

賀鑄字方回開封人也 孝惠皇后之族孫
授右班殿直元祐中用武易文為通判泗州
又判太平州以卒鑄好拳藏書万卷工文誦
尤長于系府有慶胡遺老集二十卷

刘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也奉進士王安石
荐其才召見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
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
除國子監丞知處魏真方四州元符末上書
奏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奇
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屈躓不伸云同時
有鄭少微者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偶少微
字明奉成都人也

蔡肇字天啟丹陽人也始師事王安石長于

歌詩中進士為明州戶掾除太李正通判常
州召為衛尉寺丞提李永興踏常平 徽宗
即位入為史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事者
論其李術反稟出為兩浙踏行獄久之召為
禮部員外郎迂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出舍不
稱上意其以顯謨閣而觀之待制知明州尋
落職復待制致仕卒有文集三十卷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也性落魄不羈涉獵
出史元豐中獻汴都賦 神宗異之自諸生

俞為太李紹圣中除秘書省正字于 徽宗
即位為校書郎迂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
卿又迁衛尉卿出知隆德府徙明州召為秘
書監擢徽猷閣待制提李大晟府未几知真
定改順昌府提李洞霄官卒年六十六邦彥
能文章世特傳其調詞云

唐庚字子思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奉進士
稍用為宗正博士張商英荐其才除提奉京
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之坐貶安置惠州會赦

復官提奉。上清太平宮。灼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廡為文。精密。通于世務。作名詔。察閔俗。存旧等篇。奉者。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也。奉。進士。少從王安石。奉。又嘗從二蘓。故其文汪洋。門肆。而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无何。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歷倉河東。福建。踏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以言者。罷。提点元封。觀起。知以州。又知海州。復奉祠。而卒。

年五十六。嘗注杜詩。有文集。至五十。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博學能文。有操履。奉進士。擢太常博士。迁校書郎。改著作佐郎。賜對。除司勳員外郎。迁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云大臣爭先決策。為固位計。濤獨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昭後患。宰相怒曰。左司敢沮軍事。耶。罷監韓城。縣酒稅。再謫。茶陵。造船塲。卒。年三十九。

有诗文号云陵集

蘓元老字在廷軾從孫也幼孤力孝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救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孝功其季升祖輒頗愛獎之黃庭堅亦見而奇之曰此蘓氏之秀也孝進士調廣都簿徙漢州教授除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歛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

移書成都帥周壽言今夔陝兵大集先以夔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道德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乃定燾不從以此為罪朝廷再命帥決而重用于兵者其罷此德也而意有功其孝善爭先決策固位計濤獨曰討賊而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成就言今夔陝兵勢蹙乃降邊事以字如元老策除國子博士歷秘書省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

員外郎軍器監司農術尉太常少卿言謂元
老蘓軾從孫且曰元祐邪說不宜朝廷罷
為提点以道官元老欵曰昔顏子附驥尾而
名显之元老以家世家術坐外累豈不榮哉
未几而卒年四十七元老外和柔中实历中
官梁成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勿与士君
子称之有詩文以行于世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六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七
卓行傳一百

士之所貴于天下者以有君子之行焉陳烈
以孝業教其鄉朱寿昌以孝感致其母刘庭
式以雍睦宜其妻鄭俠以敢言事其君巢容
以誠信行其義徐積以篤实蓄其德卓絕之
足以表儀一世嗚呼斯可謂之士矣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也性介持篤于孝
友年十四絕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自

壯迨老享奉如生礼寢與晦朔未嘗輟甫冠
力奉不群平居端嚴終日不言虽御僮僕如
对大賓有冠婚丧祭请而後行從孝者教百
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奉烈言行以規
之尝与乡荐点于部礼不復踐塲屋或勉之
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吕望持誠
文王載之俱歟今天子仁圣好矣有湯文之
心豈无有先奄如伊吕者乎 仁宗屢詔不
起或問其故則曰吾孝未成自公卿大臣至

鄉老里民交章論荐志不少易嘉祐中以近
臣荐授州奉校烈方辭避而福建提点刑獄
王陶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遽归其家十
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俞願賜削奪諫
官司馬光言臣素不識烈知其人果如何
惟見国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奉烈以獎
厉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实虽有迂闊
之行不合于中道犹于守節之士必當保而
全之願委公正官吏通儒術礼者覈实若止

于夫嬾不相安諧則使之齟絕而湔洗其過
庶復伸眉于後若實敗亂名教則爰賜刑誅
并治奔者之罪以明至公雖不行然世頗以
矯偽訛之明年歐陽修復荐其行除国子監
直講久之致仕而復起為教授烈不受于廩
祿散衣斫食禡如也卒年七十六

朱壽昌字康林揚州天長人也父奐 真宗
時為工部侍郎壽昌以廕為將作監簿嘗知
招信縣通判劍陝二州又迁荆 州廣

德軍通判河中府壽昌生七步父守長安出
其母刘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
昌既仕而思母之不見也行四方求之不已
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
臂燒頂刺血寫佛出冀遂其志熙寧初弃官
入秦与家人决誓不見母不復还行次同州
乃烏刘氏時年七十余笑由是天下皆知其
孝壽昌始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
妹以徇居數步母卒涕泣几喪明有白鳥集

其墓上拊其弟妹益篤為置田宅居云其于宗族尤尽恩义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余丧盖其天性如此後知鄂州代还以銓措年七十乃提举崇禧观卒于家刘庭式字伯之齐州人也奉进士蘓軾守密州庭式为通判始庭式未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丧而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喟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

我卒娶之女死于密州庭式痛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于愛、生于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愛亦忘則几揚袂倚目挑而心招者皆可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观老于庐山絕粒不食而目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十里如飛以永寿終鄭俠字介夫福州福塘人也嘗從王安石李

奉進士調光州司法參軍秩滿至京師會安
石秉政俠見安石俱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
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久之乃監安上門
安石將以俠為經義局檢討俠辭安石謂之
曰凡仕官須改內京秩然後可進用何介僻
如此俠曰俠罷官而求官本批經丞相門下
耳官爵非俠所望也今大旱自十一月不雨
至于三月俠上疏曰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
春不雨臣又見南北征伐皆以其勝捷之勢

山川之形為國來上者多矣今天下憂若盾
妻鬻女父子不保迁徙竄困頓襁褓拆屋
伐桑爭貨于市輸官糶米皇、不給之狀繪
為一圖此官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已可
咨嗟涕泣而况千里之外哉以乎 陛下觀
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
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神宗出圖以示
宰執且責之乃王安石遂力求出知江寧荐
呂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雨遠近沾

洽俠又上書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凡五千言且曰安石為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扳援以遂前非不復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為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又上疏用兵語甚切于是惠卿益慝之俠遂勒停汀州編管惠卿 神宗曰知俠所言事皆馮京王安國尊之使言耳惠卿與京異議故併中之已而 神宗問京曰卿識知俠乎對曰臣素不相識 神宗疑之御

史知柰事張琥遂俠事劾京詔付御史獄俠赴詔獄對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元玉詣檢院投匭時集矣校理丁諷判檢院輒為死至道京稱欵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馬上牽鞭而英州 徽宗即位復放還仍為泉州教授蔡京為相又勒停宣和初俠卒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帖然不肅而治喜賓客不教訓尚義廣施鄉里敬之暇日閱子侄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諼

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
弗告君以善碩人之于君有卷之不忍也
故永矢罔絕之俠歎曰是何言與古之人在
畎畝不忘其君况于矣者一不用忽戾若是
哉蓋弗諛言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
過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好此俠也
流落頓挫之余一話一言未嘗忘其君子者
乎

巢谷字元修眉州眉山人也嘗奉進士京師

見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事其旧李蓄
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去遊秦鳳
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宝頗相善也
熙寧中存宝為河州將有功号熙河名將会
泸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宝出兵討之存宝不
習蠻事邀谷至軍中間焉及存宝得罪將就
逮自料必死為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
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
使遺之者谷许诺即變姓名步行往受其子

人死知者存宝死谷逃避江淮間蘓軾責黃
州每谷同鄉幼而識之曰每之遊軾與其弟
轍在朝谷浮沉其間未嘗一見紹聖初見軾
轍滴海平死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徒
步訪兩蘓聞者皆笑其狂谷至梅州遺轍書
曰吾万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前今至梅笑不
旬日必見死死恨笑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
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
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矣將復見軾于海內轍

愍其老見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循至儋
數千里當復度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
未即死也公死止我由之不可則資之以行
至新会有盜其囊裝以逃獲于新州谷從之
以至新遂病死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也少孤事母尽孝
年四十不婚不仕不婚者恐異姓不能尽孝
于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
就奉遂偕母之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亡母

遂不復仕其後監司上行以為部教授一時
陳瓘鄒浩皆禮之久之致仕徇山陽于是娶
而履祢篤矣周公之才以有其德以將之故
尔軾然其言始三步時喪父哭之甚哀及居
母喪尤尽礼廬墓側十余年晨昏奉几筵如
事生每步甘步露降于墳城必逾月木為連
理郡守入奉甘露又降其舍鄉閭化之州具
以聞賜絹三十匹米三十石後以壽終政和
三年部使者言積蘊德丘園声名显著謚曰

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七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八

隱逸傳一百一

所貴乎天下之賢者出與處而已朝廷之士
以進為榮山林之士以退為高易曰避世无
悶又曰不事王侯此山林之士所以為高者
與若乃應蒲車之招被旌帛之賁則孔子所
謂奔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此其次也今
褒取以隱逸者列于傳云

蘓澄隱字棲真、定人也為道士五代之際

屢聘之稱疾不出 太祖征太原駐驛鎮陽
召行宮乃見時年八十 太祖問以養生澄
隱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養
生則異于是老子曰我死為而民自化死歟
而民自正死為歟凝神太和昔堯舜享國永
年以此道也 太祖以其言是之賜以袞衣
器幣澄隱年一百步而季

陳博字圖南亳州真源人也始四五步戲涸
水岸側有青衣媪名置懷中乳之自是聰悟

曰益少時常奉進士不第遂不系仕有大志
隱武當山移居華山云臺觀又止少華石室
每寢處多百余日不起周世宗問其名名見
曰問黃白術對曰 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
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 世宗命
為諫議大夫辭不受嘗乘白駒次入汴中塗
問 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于是定矣
太宗召以羽服見于延英殿甚禮重之宰相
宋琪問曰先生修之道可以教人乎曰博不

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何益于治
今天子博孝知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
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
无此于出琪等称歎 太宗以其善相人也
遺詣南牙見 真宗及門亟还問曰王門厮
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賜号希夷先生端平
初谓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与張超谷鑿石
為室吾將憇焉二年妹七月石室成博手本
表教百言其畧曰臣博大教有終圣訓准慈

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
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
蔽塞洞口弥月不散博好讀書尝自号扶搖
子 真宗幸華陽謁其祠加礼焉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少時往來嵩華
間慨然有山林之志父亡與其母隐居終南
山豹林谷自号雲溪醉叟又号退士悶陳博
之風往見之 作樵夫拜庭下博挽之而上
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后当為显官名悶天

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何益于治
今天子博孝知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
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煉
死此于出琪等称歎 太宗以其善相人也
遺詣南牙見 真宗及門亟還問曰王門所
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賜号希夷先生端平
初谓其弟子賈德昇曰汝可與張超谷鑿石
為室吾將憇焉二年妹七月石室成博手本
表教百言其畧曰臣博大教有終至朝唯慙

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蓮花峯下張超
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体犹温有五色云
蔽塞洞口弥月不散博好讀書嘗自号扶搖
子 真宗幸華陽謁其祠加礼焉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也少時往來嵩華
間慨然有山林之志父亡與其母隐居終南
山豹林谷自号雲溪醉叟又号退士悶陳博
之風往見之 作樵夫拜庭下博挽之而上
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后当為显官名悶天

下放曰放為義道來官祿非放所願也博啖
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為賤亦猶
賤者之不可為貴也君骨相當尔虽晦迹山
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 太宗時召之
不起毋死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庐于墓側張
奔言放隱居求志孝友之行可砥風俗名為
左司諫 真宗携其手登危閣論天下事
蓋眷遇如此及辭灼山迂古諫议大夫 真
宗東封太山段給事中西祀分陰轉工部侍

郎而于 真宗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請
臨幸且稱漢唐旧都関河推固祇人民死不
望天光之下臨也 真宗意未决召放謀之
放曰 陛 有不可者三 陛下方

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漢後以 禪群岳而更
臨游别都久弃宗庙于孝為関其不可者一
也百司供擬頓伏事煩晚春蚕妻已登深費
農務其不可者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
国一堂民心无依况七庙乎 陛下宜深念

之其不可者三也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吳
之頌声以邀已名而已 陛下当以决于清
衷也 真宗乃止王嗣宗守京兆放尝乘醉
慢罵嗣宗于是嗣宗條上放不法事放遂徙
居嵩山然犹往来终南放教玉闕下俄復还
山尝西真 真宗令群臣賦诗杜鎬以素不
属词诵北山移文以讥之 真宗曰出放所
上時议十三篇语近臣曰放為朕言事甚中
但人死知者耳一日晨具忽取前後章疏藁
焚之服道士服名诸王飲与诀酒数行而年
六十一贈工部尚書始于陳博之谓放曰君
不娶可得中寿放從以之放既不娶遂死子
姪世衡号名将而自有傳

郭震字希声成都人也博学能诗才識过人
淳化中尝出東郊忽賦诗曰今日出東郊、
、好春色青、原上草莫征放馬食遂走京
師上出言蜀將乱不報已而李順起于邛樊
間自是括囊不言隐身渔釣病将死其友往

問之側卧歎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嘆
曰此行豈可復贖名耶識者謂其臨死生而
不報已而李順亂云有漁舟前後集乃行于
世

李瀆洛陽人魏野蜀人也瀆字長源嘗往來
中山不復仕進好讀書畫名聞于時野字仲
先君陝之東郊咲味終為士詩精絕有唐人
風格皆以有道之士者也真宗祀汾陰以
禮聘之悉不起瀆耆酒人或勉之曰吾以系

我余年尔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
醉而卒吾之願也一日忽有人至其床下誦
詩云行至未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瀆
曰吾當逝矣亟命家人置酒頃之而卒年六
十三野聞其死哭之慟後六日以卒年六十
人皆異之天禧四年詔瀆野俱贈著作郎野
之子闌字云夫為詩不系仕不以言進有父
之志仁宗嘉其節賜号清逸處士七年八
十四终于家

邢惇字君雅雍丘人也常奉進士不中慨然
有隱遯之意性介特不妄交游耽玩經史里
人号之為邢夫子 真宗幸亳州以布衣召
對問以治道惇不對 真宗問其故惇曰
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真宗
太宗除試許州助教惇不受尋乃卒年七十
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也少孤刻志為孝
結庐西湖之孤山喜為詩孤峭澄淡居西湖

二十年足未嘗履城市李及薛映為其州守
每造其居清淡終日而去逋臨終有詩云湖
上青山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
輔之器也逋卒杭州為制總服其舁門人哭
而葬之刻臨終之詩納之壙中賜謚曰和靖
先生

常秩字夷甫潁川汝陰人也常奉進士不中
退而為自得之孝尤長于春秋居于陋巷二
十余年淡如也歐陽修王安石閱而疾之士

論以翕然灼重嘉祐中修荐于
朝以為穎州教授又除國子直論又以為大
理評事知長葛皆不赴于是声名愈高 神
宗問其名詔有司以禮敦遣秩入對
神宗問曰 先朝召卿何以不秩曰 先帝
容臣不起 詔獨以為是被六死發明問望
日秩既贈右諫議大夫

臣稱曰常秩以隱求苟合是豈知易所謂
君子之道者哉故雖名列隱逸殆亦之而

報然矣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八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十九

外戚傳一百二

司馬遷謂受命帝王蓋必有外戚之助焉然任之以政委之以權則未有不為患者也祖宗鑒前世之禍徒尊以高爵寵以厚祿使之貴而死位高而死名此禍亂之所不作也于是乎規慕遠矣

杜審琦定州人也 昭憲皇后之兄父曰爽昭憲兄弟五人審琦長也次審玉次審瓊次

審肇次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素聞于里初
宣祖自北南來天大寒回避雪于爽之庄院
爽見其狀貌甚愛之家人曰當以為四娘子
舍居僭四娘子即昭憲也審琦仕後唐終又
軍指揮使審玉早卒年五十四

審瓊建隆初以元舅拜左領軍將軍改左
武大將軍乾德初領富州刺史叔判右金吾
衛仗兼領步軍司事卒年七十贈太保守國
軍節度使謚曰恭僖審瓊性淳質宿衛忠謹
人皆稱之景德三年贈太師之爵

審肇起家為左武衛上將軍賜第于京師開
室中為右驍衛上將軍出知汝州河水決因
起土而東匯于鄆漢民罹水災

太祖乃免審肇官灼第俄復故官令致仕卒
年七十二贈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謚曰溫肅
又後贈太傅之爵

審進起家為左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將軍
乾德中領賀州刺史知陝知迂保義軍苗後

節度使

太祖郊祀于西京審進來朝于是寃賚甚厚
還任任太平興國二年許昌裔者為魏州刺
史審進据其闕失事 太宗以右拾遺李幹
鞠之幹曰請支群不復出令追封京兆郡王
諸子彥圭彥鈞彥彬皆以為显官之執
王繼勳 奉明皇后同母弟也 國初以后故
為鶯殿供奉官累迁左徒右相都指揮使領
彭澤防禦使 太祖將伐蜀命繼勳戒期將

大閱繼勳素與馬仁瑀不相善

太祖為出仁瑀密州繼勳尋迁保寧軍節度使
叔令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不法會新募
兵千余人穎雄武多死妻子繼勳縱令部下
掠人子女 太祖聞之大怒捕乃百余人斬
于市時后已崩 太祖念之故繼勳乃免也
其後復為部下所訟 太祖罷其兵柄以為
彰國軍節度使繼勳常以失職自快 專以商
割奴婢為業 太祖怒削其官爵流于登州

未至以為右監門衛率府副率開室中分司
西京繼勲殘忍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走
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 太宗即位人有
訴其事者 詔鞠之遂以其子女棄市佺惠
廣者常與同食人之肉 太宗先令折其肢
而後斬之

賀令圖字懷浦 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為
散員指揮使出為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徃
楊業北西征死之令圖少謹愿 太宗在藩

即為隸左右及即位以為供奉官改綾錦副
使知莫州遷崇儀使知雄州領平州刺史為
幽州行營壕砦使以所部克琢州令父死起
為大宅使本州團練使瀛州屯兵初令圖握
兵在邊十餘年恃旧恩每人奏事輒言幽薊
可取 太宗信之遂有歧溝之役令圖貪功
而寡謀虜將耶律字号于越者使人招令圖
以曰我獲其罪本國願為南朝死踏自投君
侯幸苗意言令圖既信之而于越率眾入寇

王師敗于君子館于越率言軍中顧乃見雄
州賀使君令圖謂其來降即領數十騎迎之
臣至其帳于越執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
事乃來送死耶麾左右縛令圖以去令圖時
年三十九

劉美字世濟益州華陽人也本姓樊章獻
昭肅皇后之父曰通少隸軍籍建隆初征嶺
南有功為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刺史從征
太原道卒美以鍛金為業 真宗為襄王時

后自蜀來曰張耆以進耆乃之以美所 真
宗即位以后為美人乃更美名姓以為后兄
補左班奉職遷右侍禁石保吉之在陳州也
大治廨舍修城壁不以閔公有言其擾民者
遺美察其事美曰保吉受國恩列蕃閫營繕
過度誠有之自余保死他患

真宗意乃解還朝為閔門祗候護兵屯于漢
州召還提点在京倉場 后正位中宮遷南
作坊使天禧初洛苑使領勤州刺史授尅神

術四相都指揮使改侍衛軍都虞候遷武勝
軍苗後以卒年六十贈太尉昭德軍節度使
其后 章獻臨朝父通累贈太師封魏王
李用和字審礼 章懿皇后母弟也少窮困
刘美内之于民間奏以三班奉職 章懿薨
除礼賓副使累擢慶州觀察使遷永清軍苗
後為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旧制公使亦
正任以上私用而用和悉以為軍費不苗于
家慶曆二年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付都指

揮使以老拜宣徽北院使改鎮彰使改同平
章事進南院使兼侍中卒年六十三贈太師
中书令追封隴西郡王謚曰恭僖用和起民
間以帝舅位將相而心避权也諸子璋瑋有
閔

璋字公明初補三班借職歷闕門祇候遷闕
門使充神衛四相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拜
天平軍苗後知滋州改曹州河决滋州坐降
邢州觀察使復為苗後拜武勝軍節度使為

東印事錄 卷之十九 五 三

殿前副都指揮使 仁宗宴近臣于群玉殿
酒酣命酌二大盞飲瑋琦及璋如有所屬者
仁宗崩執政次京城給甲士璋曰素隊例也
不可易時禁衛相告故事內給食物中有金
既而果賜食中視之无有也終以爲言璋
呼什長謂曰尔曹衣食驟官而敢訟乎訟者
斬中乃定徙鎮建雄爲殿前都指揮使出知
鄆州應天鳳翔府許鄧郢三州歷鎮武成鎮
安之振武卒年五十三贈太尉謚曰良惠

瑋尚仁宗女委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爲西京
左藏庫副使累遷濮州團練使安州觀察使
瑋貌寢與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
夜叩禁門入訴于是司馬光上疏曰臣聞
太宗時姚坦爲吳王宮翊善每諫王過失左
右教王詐疾不朝 太宗名王乳母曰王以
姚坦檢束嚴故成疾耳 太宗怒杖之數十
太宗非不知愛其子也誠以愛之則莫若納
之于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護何所以害之也

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女 真宗之
妹 陛下之姑于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
主仁孝謙恭備盡婦道愛重其夫死妬忌
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
臣為 陛下教子以義宜以 太宗為法公
主事夫禮宜以獻穆為法今 陛下曲徇公
主之事使之无所畏憚陷入于惡將何以形
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乎已而公主不安于
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尚

主今乃母子離拆家 流落 陛下独死兩
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
无罪 仁宗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
恩礼不衰未几主徙封岐國瑋復拜駙馬都
尉王薨瑋坐奉主无状貶柳州團練副使陳
州安置遇赦还京師累拜節度使歷任仁宗
贈于鎮建武平海元祐八年卒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人也 温成皇后之從
父奉進士歷憲州筠州推官常知管城縣稍

遷三司戶都判官又為副史擢天章閣待制
開封府加左園閣直學士除端明殿學士三
司使是時諫官御史言堯佐主大計諸路困
于誅求內帑疲于借助 仁宗方祀明堂問
以經費堯佐曰固矣辨矣皇祐二年除淮康
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
使于是知諫院包拯上疏曰 陛下即位僅
三十年承奉 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
事乃五六年來超擢張堯佐羣口竊議于不
然而迄其過不在 陛下以太義乃從諛順
旨高官要職唯恐堯佐不滿其意以陷 陛
下私昵後宮之過此豈有君子心哉以本朝
故事言之 昭憲皇后誕生基命之烈其弟
審進窮老纒乃一節度使雷有終以工部侍
郎討平西川止乃宣徽使李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二十

宦者傳一百三

宦者之禍見于前載者尚矣

太宗開基所

用宦者不過五十人但掌宮掖之事未嘗令
采他事也嘗有中黃門曰禱祠山川于洞穴
中得怪石形類羊者取以為獻 太祖曰此
墓中物爾何以獻為命碎其石杖其人其不
受佞也如此而殿後宰相欲以王繼恩為宣
徽使而 太宗不可 真宗欲以刘承恩為

節度使而宰相不可全君矣相所以防微杜漸者一五是我自厘憲節制堵將于西邊而童貫因之以握兵柄徽宗既寃用貫而梁師成坐籌帷幄文武二柄均此兩人宰相特奉行文書而已內而百司悉以宦者兼領外而諸路則有廉訪承受之官宦者之勢盛矣小人之蓄利死恥者爭趨其門反以所以為榮者可勝數哉蕭牆之憂識者以為將遂如漢唐之季矣夫何變起夷狄都人情怒五挾其種類而殺之而童貫亦以誤國誅宦者之禍于是咤矣雖然不可以不戒者也

王繼恩陝州人也初養于張氏名德鈞開寶中復姓王氏太祖時為內侍行者首太祖崩繼恩執役永昌陵遷宮苑使瑞拱中以昭宣領皇城司李順亂于蜀以繼恩為兩州招安使率兵討之繼恩由小劍門路入所石砦大敗之遂平劍平又闡縣二州乘勝至成都破賊十萬斬首三萬遂平蜀于是宰相請

用繼息為宣徽使 太宗曰宣徽司執政之
漸也不可宰相言繼息有平蜀之功非此死
以酬之 太宗怒切責宰相乃議別立宣慶
使以寵名之還領桂州觀察使始繼息善繼
黨邀名譽乘間敢言士大夫好進者多趨之
有潘閻者賣藥成都工于詩繼息荐之名見
賜進士及第未几 太宗察其狂妄追還詔
出繼息又拜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朝旦
相結 太宗崩繼息與昌齡且有異議皆抵
罪繼息斥為右監衛將軍均州安置仍籍其
家卒于貶所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也建隆中補高
班 太宗時拜北作坊使遷洛苑使至道中
與周堇同僉樞密宣徽諸房公事領勝州
刺史僉出宣徽院 真宗議封太山以承規
領發運使累遷應州觀察使以疾除左驍衛
上將軍安遠軍苗後致仕承規性忠謹乃幸
于 真宗病革求為節度使 真宗以問王

旦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乃止
卒贈左衛上將軍謚曰忠肅承規本名承珪
真宗為改今名云

秦翰字仲文真定鉅鹿人也年十三給事黃
門遷高品為入內押班嘗使李繼遷還言繼
遷未賓之狀且曰臣一內臣不足惜願再往
手刺之雖死不恨而以也 太宗嘉其忠趙
保忠以夏臺叛李繼隆率師問罪以翰監其
軍保忠就擒以功拜崇儀使王均反為川陝

招安巡檢使五戰五捷遂克益州還朝廷皇
城使入內都知翰為人倜儻有武功以方畧
自任性溫謹諸師有剛狠不知者翰皆以
歡心又輕財好施與士卒同休戚以故中
系為之用改昭宣使遷平州團練使卒年六
十四贈具州觀察使

張崇貴真定人也 太祖時為內中高品至
太宗時累加右班副都知改洛苑使 真宗
授李繼遷節度使以崇貴使于繼遷使還領

樊州刺史繼遷死其子德明襲爵又以崇貴
使于德明既納款凡边防事宜經制大
小皆崇貴主之以功遷皇城使誠州團練使
內侍省左班都知加昭宣使領延廊踏鈴轄
崇貴久在西鄙善識蕃夷情狀西人頗畏服
之卒年五十七贈豐州觀察使

周懷政本并州人也父紹忠為內侍從太
宗征河東內于亂尸之間養以為子給事禁
圍頗專勤數年間擢為押班都知累遷昭宣

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常侍內廷叔任
頗重真宗建皇太子以懷政給事東宮又
領皇城司于是附會者中有位居已上者必
排抑之中外帑藏皆專取而多入其家性庸
鄙酷好妖妄有未能者本末具軍民家廝遂
賂其親信以見身曰親事卒姚斌等妄談神
仙事懷政甚惑之援引能為永興軍監押于
乾佑縣偽告天土上之能曰是累至御藥使
領階州刺史令于終南山修道觀假托鬼神

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朝士真宗漸踈之懷政憂懼而未有以發也會真宗不豫自疑不起常卧政枕股懷與之謀歎命太子監國懷政自以為東宮官也遂欲立太子廢皇后斥丁謂用寇準潛召楊崇勳等與之謀崇勳等反以情告丁謂、夜往曹利用第計之翌日利用入奏其事懷政坐誅仍捕朱能并其黨悉誅之焉

雷允恭開封人也初為黃門頗患斥稍迂入

內殿頭給事東宮周懷政偽為大出允恭與發其事及懷政死擢內殿崇班迂丞旨再迁西京作坊使晉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章獻明肅皇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机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劾力陵上章獻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乃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刑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坟允恭曰何不就中

和曰恐下有石与水耳允恐曰上无他子若
如秦王坟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衆
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
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其事
章獻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
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意不然之曰使
与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山陵使丁謂具道
所以謂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之无
異议矣既而上穴果有石、尽水出已而事
發并坐盜金宝賜死而籍其家中和流沙門
島丁謂尋竄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也給事掖庭積迂至入内副
都知仁宗初親政与宰相吕夷簡謀以其
所而夏竦錢橫皆章獻皇后之党次罷之
退以語郭后、曰夷簡独不附郭后邪但多
机巧耳由是并夷簡罷夷簡素与文應相结
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怨后及夷簡

再相曰后與楊尚二美人爭寵后以此廢而
楊尚二美人寵益甚 仁宗未能去也文
早暮入侍言之不已 仁宗強之曰諾文
意即命粘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調說
云、不肯行文意罵曰官婢尚何言駭使登
車翌日以尚氏為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
宅安置郭后已廢 仁宗悔有復后之意文
意大惧会后有小疾文意按太医診視數日
乃言后暴薨文意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

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意
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改鄆州士良罷
御藥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官
也左右引陳氏女入宮父号陳子成楊太后
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齊相
繼論諫陳氏女至掖庭將進御士良聞之遽
見 仁宗 披百叶捧日士良曰 陛下
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耶 仁宗曰然
士良曰子成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 陛下

納其女為后母乃不可乎 仁宗遽命出之
文忠徙湘州鈐轄以卒贈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始以廕為入內黃門累遷西
頭供奉官領御菜院坐事廢久之復故官稍
遷上御菜供奉初 章獻以肅皇后听政守
忠身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杖宥過盛

仁宗親政出為黃州都監又謫監英州酒稅
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為秦鳳
涇原踏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

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
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者 英宗即

位拜宣慶使安靜軍後初苗 英宗不豫守

忠交亂 兩宮語言誕妄于是知諫院司馬

光洵守忠离間之罪以為國之大賊民之巨
蠹乞斬于都市遂敗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
安置守忠久被宥幸用事于中人不敢言其
過及敗中外快之久之起為左武衛將軍致
仕卒年七十九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也始為入內黃門
稍遷供奉官為太原踏走馬承受教諭邊事
從王韶取河州以功加遙郡團練使熙寧七
年木征合董氈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河州
危詔趣憲赴之憲馳走軍晨起帳中張教字
黃旂告吏士曰此旂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
帝實臨之士卒呼奮用命會王韶領兵至進
釋河州圍憲大破之回軍在河州木征降以
功加宣政使加防禦使為入內侍省班押

交州叛以趙鼎為安南招討使憲副之未行
高上言朝廷置招討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
制号令即宜灼一憲御之由是屢紿辯上前
遂罷憲以郭逵為招討而鼎副之九年以憲
計議秦鳳熙河踏經畧司邊事于是御史中
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砺言自詩
本以降迄于秦漢魏晉周隋不閱有中人為
將帥者唐明皇時單行章亂黔中始以楊思
勉為招討使唐之村萌于此代宗時魚朝

見几危社稷憲宗用吐突承璀立以輕謀弊
賊乃罪後世 陛下其忍喪唐故迹而忘天
下之患乎又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
功不成其討小有成功其討大章再上勿眩
冷難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憲听
之木征盛裝以出諸羌聳視皆死聞志我師
乘之獲級生降以万計斬冷難朴董氈俱即
遣侍胡奉贊效順加宣州觀察使入内副丞
旨又迁宣慶使之矣 神宗問罪西夏五路

出師憲領熙河兼秦鳳建大將旂鼓節制諸
軍遇賊破之進駐女遮谷而以收復蘭州詔
憲領兵直趨興靈平蕩夏賊而憲不前独高
遵裕以環慶泾原師至城下狼狽而还除泾
原路经畧使加景福殿使武信軍苗後永系
城告急憲赴援至延州而城已陷復还熙河
仍兼秦鳳軍馬賊入蘭州攻破西關降宣慶
使已而憲賊于定西城明年夏人大入围蘭
州十日不克粮尽引去憲選精騎渡河与賊

遇破之坐妄奏獲賊功伏羅內省職事
哲宗即位以為提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
劾其貪功欺國之罪降右千牛衛將軍分司
南京居于陳州未几復觀察使提奉昭道官
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謚
曰敏恪又改曰忠敏憲以中人為將虽能拓
地降虜而貪功罔上傷財害民有貽患中國
云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也曰父任補入內黃

門廕字初為禮賓使迁六宅副使帶御器械
從王韶入熙州以功迁作坊使嘉州圍練使
擢內侍省押班吐蕃圍茂州中正率陝西兵
將援之圍解進昭宣使內侍省副都知迁防
禦使王師問罪西夏以中正僉出涇原經畧
司公事 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
糧道不繼士卒多死有旨叔分屯廊延並邊
城皆以俟後奉中正清羅省職回迁金州觀
察使提奉西太一宮坐前敗降秩二等元祐

東坡志林 卷之三
初言者再論中正違旨不赴灵具会師之罪
復降秩二等久之提奔崇福宮紹全初復嘉
州團練使卒年七十一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也為人有精思強力
以及廢隸戢內省 神宗修補興廢弊用臣
經晝區處多稱上意創東西府築京城建尚
書都省起太學立原廟道路通汴凡大工役
皆用臣董其予性敏給善傳會于 神宗多
訪以外事朝士往一循附之权势振赫一時

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
論其罪降為皇城使添監太平州酒稅紹全
初復宣政使慶州團練使內侍省押班進瀛
州刺史宣慶使遷蔡州觀察使入內侍副
都知以疾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謚曰僖敏諫
謂用臣為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
于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凡稱公者皆須耆
宿大臣身御党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
徙于外斯乃古周公之事于用臣非所宜言

東都事畧 卷之十一
也望賜詳酌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二十一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一
宦者傳一百四

童貫開封人也始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
宮掖善測人主意元符末 徽宗置局于錢塘
且倣求古法書圖畫之屬貫以內供奉主之蔡
京方譎居與之游京有能書名書屏障扇自帶
階貫以進逾年入為尚書左丞京德其輔已既
相始開邊議收復青唐起王厚為經畧使合諸
道兵十萬用李憲故事命貫為監軍師行及敵

會禁中火 徽宗以手書驛止貫、視之遽納
靴中厚訪其故貫曰 上從成功耳竟出即遂
復湟中及鄯廓等州由內客省使除景福殿使
澧州觀察使內臣寄資轉行至兩使自此始也
俄為熙河蘭湟秦鳳等路經畧安撫制置使累
遷武康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出討溪哥藏征
僕哥復積石軍洮州以功徙鎮奉寧時大觀二
年貫恃功稍自專政軍選置將吏官屬皆取
中肯不復干 朝廷寢忤京意 徽宗欲除貫

開府儀同三司京曰貫以宦者建節鉞過矣使
相豈所當得邪乃止自是兩人始交惡政和初
奉使契丹移鎮武信時京已罷相使人言于
徽宗曰遣使以宦者為之是中國為無人矣無
乃為虜所窺乎 徽宗報曰虜酋以貫破青唐
名聞西夷欲見之耳彼要我因覘之不亦可乎
虜方律縱故貫所齎皆殊異珍腆雖二浙髻藤
之具悉遺之務以壞侈相誇使還益用事廟謨
兵柄皆屬焉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強勁善戰與

中國抗自種諤靈州戰不利李憲始圖進築不
克行貫欲成憲謀遂領六路邊事以太尉為陝
西河東河北宣撫使迂開府儀同三司權僉書
樞密院河西河北兩房事于是 徽宗曰元豐
官制樞密院官置知院同知院事其僉書院事
未嘗除授趙瞻王巖叟劉奉世並係元祐差除
今童貫宣撫陝西等路帶行僉書與官制有礙
貫見係儀同即宰相之任也可改為權領樞密
院事改鎮威武寧江拜太保河中節度使迂太

傅歷山南東道劔南東川三鎮封益國公貫將
諸道兵六七年窮討深入立軍壘建堡砦平陽
賸令右仁多泉減底河及築靖夏制戎伏羗等
城以至蕭關故骨龍砦斥地置烽燧扼據要害
謂可制西賊死命于大將劉法使此取朔方法
不可貫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于 上前自言
必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引軍出塞
夏人伏兵擊殺之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
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閔右為之擾然夏人

亦大困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來賀生辰授以誓詔辭不取貫莫能屈但嚴迫館伴使強之而去還及境遂棄之以歸延安帥賈炎得而表上之貫始太沮 祖宗法屬羗不授漢官有功則予蕃官轉迂至是則引拔之或至節度使弓翦手有分地得以保其鄉里坟墓至是則皆使居新邊禁軍逃亡者罪至死不貸至是則許改刺別軍邊備軍政自貫壞美貫之使遼也燕人有馬植者

得罪于其國間道邀貫為言取燕之策貫信之約其來歸至則藏之家奏賜姓名為趙良嗣即條止平燕之策大氏謂雲中根本也燕薊枝葉也當分兵曉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選使由登州聘金國于海上議夾攻遼取燕雲十四州地使者往還頃皆相望貫因選西師宿將會京師又令環慶廊延軍與河北禁軍更戍儲兵糧脩戰具植旂伐鼓剋日以癸亥方臘叛命貫南討以為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傾所聚兵以往

徽宗以賊熾為慮親握貫手送之曰東南事
盡以付汝不得已者徑以御筆行之貫之浙
部知華石綱為民害其屬董耘草詔罷去之民
大悅臘六就擒以功進太師封楚國公復宣撫
陝西河東河北河貫方被命討賊滯留東南而
金虜使至徽宗頗悔結約貫党待之須其歸
請益牢徽宗意遂決宣和四年女真報遼主
延禧敗走邀我師夾攻于是貫統諸將兵十五
萬屯近邊至雄州遣張寶趙忠論耶律淳舉國

內附淳執二人斬之又令人諭易州土豪使成
獻其地成執以送燕亦斬之復募馬擴齎軍書
入燕遼將大石林牙者謂王介儒曰過河語童
貫欲和即還作善鄰不欲和請以軍相見毋令
諸軍徒苦也遂遣种師道及高陽帥和訖全兵
駐白溝揚可世輕兵趨蘭溝旬淳益兵二万度
溝挑我兵訖堅壁自守貫迫令退師道力陳
兵可進不可退虜壁相銜退必遭襲貫再三趨
之不得已軍卻大風雪及之虜以敗盟責我追

我軍至古城南而還以遼人尚強未易圖乃以探報不實歸罪于說奏黜之遣劉給即驛与介儒議再脩好 徽宗聞之亦 詔班師命諸將分屯貫自瓦橋關還時蔡攸以副使至河間聞淳死郭藥師以涿州降軍勢稍振貫復趨雄州宰相王黼力主再具師之說悉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詔貫攸毋歸異說者斬遼后蕭氏遣使奉表稱蕃乞損歲幣以復旧好貫怒其不納土麾而去之督劉延慶入新城刘光世入易州郭

藥師精騏由間道襲燕已而敗績諸將殺楊可世以降延慶氣奪不能軍師退虜益張追奔至涿州舒左右翼包之我師復大敗自熙寧以來累世所積軍實掃地尽矣貫再舉取燕不能不惧無功狀以歸又密遣趙良嗣等使金人圖之金人已取燕志益驕使四五往還邀索不已卒以遼人旧歲幣為數四十万又益以六州代稅緡錢百万奉誓書以往方命交地五年貫與攸以兵入之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僅今諸將脩隍

輒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崗止舍少休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悉為金人席卷而去蓋殫國力數百萬計以所得者空城而已貫上表告功落節鉞為真太師加封徐豫國公遂乞上尊號徽宗不許越兩月命貫致仕金人并取蔚州入飛狐灵丘雨色且絕交山後之議明年復起貫領樞密院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宗又明年封廣陽郡王未幾邊遽至黏罕將南侵貫遣馬擴辛具宗往聘窺之虜以納張覺貫我

且馳使太原告相國已具兵貫厚禮之且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貫速割河東北以河為界貫聞之氣褫搏手無他策亟謀還太原帥張孝純譙之曰金虜渝盜盟大王當會天下兵極力楛梧今大王去人心搖矣是舉河東與賊也河東為賊有河北亦豈能保耶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欲留貫置帥何為孝縱撫掌臣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几許威望及臨事乃畏悔如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

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貫甫至京師而胡騎已長驅向闕。欽宗即位。徽宗居于龍德宮。貫贊。徽宗南巡。倉皇危從。載其帑衛。軸擁兵自衛。汨汨而下。徽宗方過橋。隨駕衛士攀望。號慟貫擁。徽宗以行惟恐不速。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百餘人。聞者莫不扼腕流涕。于是諫官御史至于國人交章論其罪。請誅之。先貶為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吉陽軍安置。行未至。

詔數其十罪。命監察御史張徵迹其所至。誅焉。追至雄州。拉殺之家屬皆徙吉陽。貫握兵三十年。權傾四方。奔走期會。過于詔敕。道路目語莫敢誰何。以鉄錢夾賜錢行之。開陝。恐物價不平。錢有輕重。乃下脅制。削其直。民告病。知永興軍徐處仁以為言。至有餓殺長安一城之嘆。監司迎貫。指聞之。朝處仁反以罪去。其後論者疏貫六事。選方劾以察訪廉之。貫密伺劾動靜。先得以白于徽宗。及劾入奏。每一事。徽宗

隨折之曰卿不知是事乃朕處分也邵因暴
貫惡貫益銜之以它事中劾、竟得罪終身不
復起貫狀貌魁梧偉瞻視領下有十數莖須皮
骨悉如鉄略不類閹臣然頗踈財後庭自妃嬪
而下及內侍無大小致餉無虛月凡 上左右
交口稱譽一詞寵煥赫然乃至陰謀搃 東宮
聲撼震天下服食逼 乘輿金宝克私室又招
伉健少年万人號勝捷軍以為親兵環列第舍
持兵呵衛僭擬宮省一時蹈利樂禍之人趨附

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厮臺賤後自承宣司
而下凡數百人庖夫廐兵亦官至防團刺史惡
稔置盈卒以起戎貽禍毒流四海初貫自太原
還京師也勝捷軍統制官張帥正在河北與金
人相遇潰而南至大名帥李弥大斬以狗勝捷
軍懷不自安又聞貫已誅死有大校李福者率
以為亂遂犯濮州趨長清肆掠淄青聞脅從影
附者至四萬人所過無噍類至章丘縣臨城問
曰章大王有尙罪而 朝廷殺之章丘吏民乘

城言曰此自朝廷處分非小邑罪也遺以牛
須乃捨去自濟南而東彌大遣裨將韓世忠以
所部五百襲擊之至臨淄河世忠令其衆曰前
則有功退則有死有怯敵而退者後騎得殺之
以為功士皆殊死戰遂斬福首餘棄甲而遁世
忠追之群賊犹方余世忠遂北殺其為首者六
人單騎入其軍倡言曰我輩皆西人平生唯殺
番賊幾曾作賊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
赦汝罪皆拜服請命曰願赦我遂掃營來降

臣稱曰宦者之職本以服役掃洒主通內外
之禁而時君世主必狎而親之故雖寵任之
篤則亦無有命以旄鉞者自一童貫領節制
而踵之者數人位三師而為公孤者亦相繼
焉蓋自古未有也矧貫隳藝祖之軍制敗
章聖之盟誓其為罪也雖百世不磨矣於
呼貫以腐夫庸人而任以大臣之事疏以王
爵之封志得意驕自貽顛覆尚何逃鈇鉞之
誅哉

梁師成開封人也以小璫進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得隸書藝局為濬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間遂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積迂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後直宣和殿明堂建以為都監俄拜節度使加中太一宮使歷鎮護國河東以太尉提舉明堂宣和四年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節度使又進少保時中外大寧徽宗留意禮樂符瑞事師成特以穎悟善迎逢恩寵徽宗凡有御筆號令皆命主焉

于入處殿中多擇善史習傲套畫襍詔旨已出外廷莫能办陰竊用人之柄權勢熏灼一時者進之徒爭趨之宰相王黼事之如父執政侍從出其門者不可勝紀王安中為林每尊師成制必為好辭褒頌功德時人為之王內相上師成啟事云始童貫自謂韓琦遺腹而師成亦以為蘇軾出子至訴于徽宗曰先臣何罪先是天下禁誦軾文章其尺牘在人間者皆藏去至是始復出黼廷伐燕山議廷臣多以為不可

唯師成力為之助能決上意晚年益通賓客
賕賂士人納錢數千緡即令赴廷試以獻頌上
書為名而宦者至百餘人及倡第之日而宏執
廝券之後如初李彥括民田于河北京東西所
至裾坐黃堂監司郡守皆列侍有言之于徽
宗者師成遠在側抗声曰主人雖微序于諸侯
之上此春秋法也豈足為過哉言者惧而止師
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狠伺間即發後徽
宗幸黼第見其側有複門通師成家因就詣之
盡悟其父結狀遂罷黼相師成由此益絀初
欽宗在東宮鄆王楷頗有奪嫡意或言師成独
保護太子欽宗受内禪靖康初徽宗東巡旧
人多從行独師成以旧恩留京師言者論其
惡欽宗迫于公議黜為彰化軍節度副使行
一日追殺之後籍其家

臣称曰設科以待士有国者之盛典也昔之
人盖有致位宰相而不由進士以為終身之
憾者矣亦有自科第奮而為宰相犹称前進

士者矣以是觀之擢進士者豈不貴且重哉
一梁師成竄名進士籍中是朝廷之上恬
然以宦寺而齒士大夫也而儲宏輩又因師
成以得第是又以皂隸而加諸士大夫之列
也於此之時士之無耻者與之叙同年而不
以為耻何哉豈非名器之濫而至于與抑
廉耻道消而以為當然者與昔以為重而
今輕之若此與不然何為而舉世不以為非
也嗚呼斯人進則士之被褐懷玉皆嫉世而
遠去矣可勝嘆哉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二
僭偽傳一百五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為瀛
州教授召為校書省正字累擢太常少卿改起
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大司成會生徒
犯法邦昌坐訓導無素罷提舉崇福宮知光汝
二州久之右以文殿脩撰知洪州入為禮部侍
郎翰林學士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改左丞遷
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起邊釁以致

金人分道入寇幹离不以兵餉京師邦昌特不可否于其間時論罪之徽宗既禪位于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人犯京師遣李稅鄭望之使幹离不金人欲割三鎮之地又欲親王宰相為質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欽宗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即以為軍前計議使以邦昌副之遂詣虜營會姚平仲儀夜叩虜若欲生擒幹离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幾金人知之先事設備及平仲率

步騎万人夜劫若以敗還幹离不以責邦昌邦昌曰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集為此舉耳幹离不曰謂為賊耶焉得如許之衆相公但可諉謂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金人不欲留康王更請肅王同邦昌以去巡以邦昌為太宰兼門下侍郎未几除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是歲金人再犯京師二年欽宗出郊而吳玠莫待自虜營持文書至令依金主詔推荐異姓堪為

人主者從軍前備禮策命孫傳張叔夜讀詔
號慟即以懇請之立。趙氏金人以非其主意
却之并侍督脅。道君皇帝皇后皇太子出效
且督舉異姓于是召旨官會議時都城先開傳
虜中已定立張邦昌抑令城中百官父老僧道
僉狀推舉不即屠城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遠自
外至或問以虜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
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自古受命之
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勲德在民或權強近臣或
英豪特起有大材畧因而伯有天下方為人所
樂推今來大國臣僚如孫傳等召自外方被用
日淺率皆驚下註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
怨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藩屏
必為百姓忿疾立至變亂上員選用之意今在
內官僚委無其人乞選用張邦昌以治國事如
別有道德隆茂為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金
人取孫傳張叔夜赴軍前獨御史中丞秦檜以
狀論列云檜身為禁從賊當臺諫荷國重恩甚

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牧之成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報非特忠其主也且得言兩國之利害耳 趙氏自 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隣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 京都失守 皇帝至出郊求和于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于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鑿輿服御之所用割西河之地以通和好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 宋之

于中國號令一統縣地數万里德澤加于百姓前古未有也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豈以一城而決廢立哉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 宋者非忠于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 道君誤聽姦人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其禍可勝言哉議者必又曰滅 宋之策在絕西河旧懷之思除隣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

教天下中國之民可肯麾而定大金果能滅
宋兩河懷旧之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忘徒使
宗屬賢德之士倡議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則兩
河民之將去金國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
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
閩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
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大金自去
歲用師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
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戈中國承平百年士卒

罕經戰陳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
將帥得人大金能必勝負哉其且世之興亡必
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
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
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
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為之之力也天下
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至人民四方
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為大金屏翰矣
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

不可服 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 檜不顧斧鉞之誅 戮族之患 為元帥言 兩朝之利害 望稽考古今 深鑑忠言 復 嗣君之位 以完四方之民 非特 太宗蒙福 亦大金 萬世之利也 金人怒 奴檜以去 吳玠莫俦 至報 邦昌將入城 于是治尚書令 聽事及西府 以待 之虜使來 趨班 邦昌欲裁 或曰 自相公城外不 死 今欲以死塗炭一城 耶 衆人又泣勸再三 乃 止 金人奉冊 寶以三月丁酉 立邦昌 邦昌北望

拜舞 跪受冊 曰 咨尔張邦昌 宜即皇帝位 國號 大楚 都金陵 邦昌受冊 訖 遣閣門傳令 勿拜王 時 雍帥百官 遽拜 邦昌立 回身 面東 拱手而立 以吏部尚書王時雍 樞密院事 兼領尚書 省翰林院學士 丞 旨 吳玠 樞密院事 兵 部尚書 呂好問 樞密院事 領門下省 開封尹 徐秉哲 樞 領中書省 延康殿學士 李回 樞密院事 右丞 尚書 左丞 馮澥 仍舊 職 初 邦昌之入也 呂好問謂邦 昌曰 公知今日人情所尚乎 今日人情向公者

畏金人尔金人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
变色曰然好問曰今日康王在外普天下之
同心共戴為公計者曷以大物歸之乎好問所
以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扶趙氏為
已任也邦昌唯好問因移書康王曰今
二聖已去願大王自立為宗廟社稷計以
雪二聖之耻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
而立者及邦昌僭號以好問揖門下省好問但
書銜仍蒞旧職王時雍等謂之好問曰受命于

上不可改也邦昌下令曰比緣朝廷多事
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度
御史臺覺察以聞又曰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
民于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恐死以
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至以聖旨
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子
豈敢自令與三省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内外官
司面陳得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
諭所司稱宣旨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則曰臣

啟 陛下邦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
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邦昌瞿然而止金人索
金銀日以峻急邦昌知民情不安移書虜酋以
免遂往青城見虜酋致謝恩尚議乞存 趙氏
陵廟及免取金帛俟江寧府脩繕畢三年內迂
都并借金銀犒賞虜許之又請滯馮澥曹輔路
允迪等亦許之丁未邦昌下令赦天下丁卯邦
昌率百官詣南薰門望軍前遙辭 二帝邦昌
慟哭百官軍民皆哭邦昌復致書虜酋云孫傳

張叔夜秦檜請存 趙氏留寘軍中既知狗彘
于前朝必能尽忠于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
不報邦昌如虜營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
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二酋見邦昌所致書
乞還孫傳等大怒謂聖人仁者豈欲請講前日
事耶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
覘覈而動邦昌惧不能答四月 二帝北狩虜
騎亦退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又謂邦
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便是蕃人

欲赦他誰况公推揖當俟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 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已還 趙氏且速遣使請 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絕狂虜之謀邦昌從之好問請因孟忠厚勸后以從群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 元祐皇后則曰 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即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戴 大元帥之語于是復出邦昌遣蔣師愈齎咨日至 大元帥府其詞曰邦昌伏自邦違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 主上蒙塵于郊二月七日又聞金酋之令迂 二帝太子后妃帝姬宗室近屬劫負虜營既而又欲焚燒 宗社蕩滅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 御筆付孫傳芳令依 元帥旨麾方為長計無拘旧分以速各累于時公卿大夫慟號軍前以救君父邦昌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酋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手觸柱求

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
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
死乃嫁大禍臨于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
劉彥宗等齋城中文字典吳并莫俦俱至邦昌
呵責宗彥又罵城中百官為自免計逼人以首
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
彥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食六七日垂死而百
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俱死莫能回
二帝之迂惟有從權庶几全保 宗社可為

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 二帝豈
得為忠臣乎邦昌身為宰輔世荷大恩主辱而
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
以濟事故忍死于此幸茲虜騎已還道路可通
故遣齋此以明本心今則 社稷不墮 庙主
如故 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 殿下盛德
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
謝克家等間道齋玉宝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
康王遣使報邦昌書曰太宰相公閣下天降

大禍不使某前期殞滅而使聞 君親之流離
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
楚痛不足為喻使欲引繩伏刃而 二聖之鑿
輿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
故飲泣恐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
數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覲聞人音
而矍然 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浹月
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
將相亦皆云尔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
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或悔禍
可覲 二聖之復也所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
愕然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
俟 鑿輿歸而上之几庙之不毀生靈之獲全
相公之功已不愧于尹伊周公矣某方身率士
卒圖援 父兄願相公脅忠尽力奉迎 二聖
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手受賜而
死矣方寸瀆亂脩謝不能多及邦昌又遣其甥
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齎咨目称臣其大畧言封

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在外也王召何飲以酒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齋玉望至大元帥府真篆又曰大宋受命之宝王謙拒慟哭不受命汪伯彥司之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虜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听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日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徑至南京臣承之宰司欲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又遣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五月朔旦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以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迂太傅既而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尋賜自尽王時雍莫俦吳玠徐秉哲亦皆誅竄而死

臣稱曰邦昌之僭良由脅迫及金騎已退乃

納政 孟后歸壘 康王其心亦可見矣然
聖人之大宝曰位邦昌乃起而代之可乎春
秋之法于君、臣、父、子、之道特嚴焉
苟干大位而不問而曰彼脅迫也是豈春秋
之志哉然則邦昌之死其亦合于春秋之法
也何矜宥之有云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十二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三

附錄一

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蠻夷猾夏見于堯舜
之時昆夷獫狁見于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
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知
矣在漢則有匈奴之強而唐亦有突厥回紇
吐蕃之暴漢唐尚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
太祖受命夷狄畏威不敢犯塞 太宗既下
太原乃移兵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

捧以靈夏之地歸吾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
至真宗之世契丹直抵澶魏真宗決策
親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
明請命于是兩邊晏然自三代漢唐以來蓋
未有也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謀僭契丹生釁
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
之服則綏之此仁宗甚德而度也仁宗
雄材大畧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于熙河
尋敗師于靈武逮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議紹

聖復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澶鄴王黼謀取
燕雲馴致金兵擾我甸服斷喪天帝室屠害
生靈而二駕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
叛去來為中國利害者也其他四夷在時祖
宗時率皆慕義向化且不為中國利害者則
皆闕而不書
遼國即契丹也蓋東胡之種在潢水之南本
鮮卑之舊地也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初契
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

遇于遼水之上遂為夫婦生八男子一男子
即大賀氏也八子為八部一曰但利皆二曰
乙室活三曰實活四曰納尾五曰瀕沒六曰
內會雞七曰集解八曰奚嗚部之長號八人
常推一人為王得建旗鼓唐光啓中王欽德
侵畧韃靼奚室韋而後屬之欽德哀諸部以
邪律幹里少子阿保机代為王阿保机強併
八部為一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
曰神冊龍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阿保机死

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陷營平二州晉高祖
立求援于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
光所居為上京臨潢府幽都府渤海國為東
京遼陽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
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還至欒城死突欲
之子兀欲立名璟改元曰天祿自稱天授皇
帝立五年以弒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
述律立名明改元曰應曆自稱天順皇帝顯
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述律喜睡國人目曰睡

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我曰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于是遁去開寶二年庖人因迷律醉而殺之元欲之子明記立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皇帝立時年九歲七年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乞修好其書有云臣無交于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于國家專之亦可全興以聞太祖命以書答之遂遣其臣克妙骨謹恩來聘太平興國二年復

遣使來賀 太宗即位四年改元曰乾亨 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寇石嶺關以援太原為郭進所敗王師既平河東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明年寇雄州 太宗復北師次大名遂遁去明記立十五年而死謚明考成皇帝尊母燕為承天皇后改大遼為大丹國燕之專國政以三萬騎求寇潘美擊敗之日利月利等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附降者又三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諸將

言契丹主幼國事皆決于母大將韓德讓寵
幸用事國人嫉之請乘釁以取燕薊太宗
以為然雍熙三年以天平節度使曹彬將幽
州道行營前軍出涿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
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將幽州西北道行
營之師出雲中代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步
軍都指揮使田重進將定州路行營之師出
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
使潘美將雲應寰朔州行營之師出雁門雲

州觀察使楊業副之曹彬克固安城又下新
城重德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降
其刺史趙彥文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
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虜為騎來援飛狐口何
萬通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宰相駕斯
美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爰正以城降重進
攻飛狐下之又下靈丘美克雲中吐渾節度
副使党承德來降重進又圍蔚州排牙李存
璋等以城來降潘美已下寰朔雲應重進得

山後要害之地曹彬之將聞美等屢勝自以
領重兵而功少遂欲撤功彬不得已累五十
日糧再趨涿州且得其戰歷二十日始至城
下屬盛夏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歧溝契丹
躡戰三戰遂敗彬宵涉抵馬河營于易水之
南彥進田軍亦為契丹所敗因詔美部遷雲
應寰朔四州之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
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處河南既而燕
燕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柰惕

隱衆十餘萬陷寰州楊業與戰于陳家谷死
之是歲寇易州又寇代州四年復寇五閩瀛
州師劉廷讓戰于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圖
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寇定遠軍
端拱元年寇滿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
戰于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繼
隆部選糧草入威虜軍為虜將于越邀戰延
檢使尹繼倫襲破于唐徐三州之間殺其大
將皮室于越遂遁去虜將韓德威率數萬騎

誘党項勒浪嵬族不六首領馬尾等自振
武入寇府州析御卿大敗其衆于子河漢勒
浪等族反攻其後虜衆大潰死者千六七于
是勒浪等族款悉塞內附至道元年寇雄州
何承矩敗之裒鐵林大將一人咸平二年大
寇真定真宗親征攻大名知府事析御昌
等引兵入五合川破拔黃太尉塔三年寇瀛
州高附帥康保裔戰于裴村死之大將范廷
召追擊于莫州東斬首萬餘級奪其所掠老

幼數萬真宗還京師復寇威虜軍何承矩
自雄州界河率師攻平州以牽其勢鎮定行
營帥王顛等亦以大軍至遂破虜二萬餘衆
斬統軍鉄林等十五人六年復寇定州鎮定
高陽關三路帥王超敗之于望都南既而虜
衆數萬至副帥王繼忠戰于康林陷之景德
元年舉國大兵分寇威虜順安軍又寇北平
總管田敏等破之又寇定州駐陽城浞假王
繼忠為書抵莫州請和真宗謂宰相畢士

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
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皆言國中恐
陛下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退歸無
名其請和固不為疑于是遣右班殿直曹利
用特書答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
名而知府事王欽若番不遣真宗北征繼
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持王人而王人
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虜復進兵陷德清軍
攻澶州伏弩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撻覽遂

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
又遣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獻御衣飲食
真宗御行宮南燕從官召東之與因遣使交
馳誓書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晉楊延
即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可
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已哉故徇其請以
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代逆覆亡
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
以通其貿易自疑又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

以為常仍遺以銀絹三十萬又明年其國人
上燕王號曰睿德神畧應運啓化法道洪仁
聖武開統承天太皇太后上隆緒曰洪文宣
武至德廣道孝皇帝置中京于七金山下其
地本奚王牙帳也大中祥符元年號阿保机
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
宗賢曰景宗明年燕王歸政于隆緒未踰月
而卒燕王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机謀善
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氏歐漢人
死者脩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
奴婢燕王一以漢法論每戎馬而入親被甲
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
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足幸醫工迪
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
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弟薛德讓也
事明記為樞密使兼行營都統明記疾亟諸
子幼大臣握兵在朝隆運不使召率其親万
赴行帳白燕王分其兵推明記率乃立隆緒

奉燕_三為皇太后隆運既幸于燕_三又以策
立初為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氏改
今名又拜大丞相蕃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
都統徙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位百人
護位惟其國王得置之隆緒以父事隆運日
遣其弟隆慶隆裕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燕
燕同柩而葬無子以隆裕子周王宗業為後
初燕_三死隆緒閔弱而隆慶桀黠國人多附
之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
嘗召之辭以避暑不至其親信錄其書抵雄
州且言隆緒不能敦睦親族國人皆思歸漢
真宗敕邊吏勿報五年改元曰開泰隆緒自
遼陽伐高麗為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天禧
年五改元曰太平真宗崩仁宗遣使告哀
隆緒即集蕃漢臣舉哀號慟謂其宰相呂德
懋曰與南朝約為兄弟垂二十年今忽報
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
曰聞嗣皇帝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為臣

下所問奈何又謂其妻曰汝可致書大宋
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遂令燕京憫忠寺置
真宗靈御建道場百日又令國中有犯
宗諱悉令易之隆緒病召東平王蕭孝穆上
京獨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而無失
朝廷信誓死于大斧河年六十一立五十年
廟號聖宗其妻曰齊天皇后妃曰順聖元妃
齊天平州節度使蕭猥思之女耶律隆運之
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甚謹燕

燕亦以隆運故深受之燕、既死乃與國事
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勅命號仁慈
翊聖齊天彰德皇后齊天善彈琵琶與樂工
燕文顯李有福通元妃以白隆緒隆緒不納
又為著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
妃為之也焚之隆緒死木不孤立木不孤隆
緒第八子名宗真母即元妃也以遺命立齊
天為皇太后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為
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反坐死者百餘人

以小車載后囚于上京未幾縊殺之太后總
軍國事改元曰景福明年又改曰重熙加號
法天皇太后多殺其功臣專用其兄弟分監
南北蕃漢事至其家擁授團練觀察節度使
四十餘人幽人無賴者徃之願為蕭氏奴初
真宗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工蕭氏怒乃加
朴箠宗真疑內臣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
雜治宗真語人曰我貴為天子與囚同谷狀
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黃布車送

至慶州使守隆緒冢殺永興軍都統高常哥
及內侍數十旋命內軍都提點王繼恩內侍
都知趙安仁監南北面蕃漢臣寮明年加號
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後遊獵過祖州北山見
齊天冢泣下初緒將死謂宗真曰皇后事我
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
殺之也宗真追感其言命改葬于阿保機墓
之旁其國人有觀迎其母以覲入朝廷歲聘
之物又一日內道場命僧講報恩經感悟遣

使迎至中京門外館擇日相見遂為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相距常十里以陰備之慶曆二年聞趙元昊反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瓦橋關南十縣以富弼張茂實往報許歲增銀絹二十萬語在弼傳明年加號聰文聖武英畧睿哲仁孝皇帝上母儀天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皇祐元年来告西征明年來告捷使又遣使齎其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而未嘗識面因請一御容許之未及往而死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謚曰文成皇帝廟號興宗真常與教坊使王稅輕十數人結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等數十人入樂隊命后妃易衣為女冠后父蕭磨只言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繫碎后父首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也間嘗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今者

二十人左右所親信多擢為將相宗真死洪
基立嘉祐二年遣使求御容以為後世子
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仁宗曰朕待之
厚豈有此理哉遣御史中丞張昇送之洪基
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肅三再拜退而
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
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盃
為一都虞侯而已其畏服如此治平二年洪
基改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至熙寧七

年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
不畫仁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秘
書丞呂大忠為副已而大忠丁家難有詔
起復忱對殿奏曰臣受職以來在樞府考核
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臣既辱使指
當以死拒之忱出疆仁宗手敕曰虜理屈
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洪基又遣
蕭禧來仁宗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
曾公亮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

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孽
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
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
無厭勢恐未已為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
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言虜人見形生疑
引先發制人之說又不可謂虜形勢已衰幽
薊可復宜遣使報聘厚其禮幣如河北置三
十七將此深有見疑之形者也謂宜罷之以
釋虜疑弭言 朝廷諸邊用兵虜所以先期

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遠則
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虜籍吾
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
禧之來欲以北亭為界緣慶曆西事未平之
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
為上必以誓書為証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
邊使戰勝守固而已若襲幽燕恐將噪臍公
亮言夷狄畏強侮弱故要控制得玠嘉祐間
夏國妄認同家保為界延州牒問遂圍大順

寇邊不已絕其歲賜方始懇求怙服令待虜
人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服控制之
術毋使倒持夷狄知中國之不可窺則姦謀
自息矣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與執政知不
可奪乃罷忱許大忠終制于是王安石曰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
待制韓縝奉使畫舉與之蓋東西秦地五百
餘里紹聖三年改元曰昌壽洪基號聖文神
武全功大畧德仁孝惠天祐皇帝在位四十
七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也洪基廟號道宗
其孫延禧立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二十三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二十四

附錄二

延禧號天祚皇帝改元曰乾統女直有俊禽

曰海東青次日玉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

非鷹鷂鷂鷂之比延禧縱弛失道荒于畋獵

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直國人過海詣深

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政和元年

延禧改元曰天慶遣內侍童貫為國信使遼

之君臣相聚指笑曰天宋之人材如此遣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二十三

一腐夫為奉使官何耶賁由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北朝大族也行丐而內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賁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賁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于朝浸加顯擢又賜姓趙氏是時遼人與女直國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齒又其王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州涉海結好于女直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

謂自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邊接諸蕃禁商旅舟舩不許通行幾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賁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馮政與良嗣往使女直約夾攻遼國馮政本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直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宣和三年延禧改元曰保大四年延禧悉國中兵與女直大戰而大敗遂陷上京東京延禧徙燕京女直又以精兵攻之

延禧衰殘衆與之接戰復大敗與其子趙王
梁王遂奔于北界不毛之地由漢陽嶺之夾
山初延禧番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
淳守燕延禧入夾山國人無主處溫與其國
人謀立淳。延禧叔也宗真之孫洪基之侄
初洪基囚其子瀆欲立淳為儲貳不果已而
立延禧淳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潭
湘大王處溫等帥燕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
進唯張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溫

曰天意人心如此尚可易耶淳出遽以赭衣
被之遂即位以處溫守太尉左企方守司徒
曹義勇知樞密院虞仲文叅知政事張琳守
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雖外以元老
尊之實處溫不欲其在上也淳號天錫皇帝
改保大二年為建福元年廢延禧為湘陰王
遼國自此分矣童貫知延禧失國乃請兵北
伐徽宗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引兵北
向徽宗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曰

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王稱蕃中也如
燕民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下也貫
用劉韜宇文黃中為參謀程唐王序為轉運
使而掌行文書者李宗振也宗振本曹州刀
筆吏奸滑而善武文自陝西開邊貫倚為腹
心貫雖有文士為幕屬而裁決机務一委宗
振貫又起兵于陝西引种師道為都統制師
道宿將也以此舉為非而貫不聽貫聚兵于
雄州以五月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
兵五萬屯于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
常勝軍迎敵幹本奚人蕃多夔離不常統遼
國渤海奚人漢人四色軍馬號四軍大王幹
引軍擣師道右軍右軍潰又犯左軍左軍驚
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
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
道軍已沮遂引軍夜遁黎明蕭幹以騎兵五
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徽宗以燕
薊未可下乃詔班師淳以書責貫輒敗

祖宗信誓于盛夏之日舉無名之師已為吾
擊退今欲如何貫不能對會淳已病延禧自
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
以八月入燕李處溫蕭幹等議曰莫若迎秦
拒湘三者延禧而秦者延禧次子也令百官
從吾議者同往獨南面行營都統耶律寧趨
西處溫問其故對曰若天祚果能興復力足
舉燕是天数何以拒之如其不然秦湘父子
也令迎子而拒父豈理也哉處溫奏曰寧拒
之請誅之淳撫几歎曰此忠臣也豈可殺之
天祚果能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相見延
禧兵出漁陽僅復豐應等州又為女直所敗
其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淳疾亟乃授
李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欲以後事託之
蕭幹大石林牙等言處溫恃翊戴之功輕侮
僚屬若令授此職吾輩得以安乎乃矯詔召
宰相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以待
病為名共議此事獨處溫不至而處溫陰聚

武勇二千人從間道乞王師為援是夕淳卒
秘不發喪蕭幹會百官于毬場議宣言曰今
上無嗣欲立皇后蕭幹擁主軍國事奉迎天
祚次子秦王為帝從吾議者書之羣臣無敢
異者蕭后遂即位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
蕭后者淳妻秦晉國妃也以幹有援立功封
為越王乃召處溫欲斬之處溫來后以時方
多艱不欲誅大臣但毀其元帥宣劄而已延
禧聞淳死下詔奪其官封妻蕭氏降為庶人

貫為淳死恥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
國既無主有間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
益兵王黼為宰相力主再興師之議為貫大
發陝西將兵及廊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
戲下期九月會于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
女直已破雲中府扣居庸關兵勢已盛改號
大金國乃移文于貫詰問元約夾攻遼國何
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常勝軍
首領郭藥師叛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

亦降蕭幹聞王師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藥師
疑幹圖已使人諭之幹怒曰吾嘗薦尔于朝
豈可背耶藥師乃不敢加害幹亦慮禍及身
遽起居庸而去幹見蕭后俯伏特罪蕭后曰
卿與諸將早為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
之善也蕭后既失涿易州又聞貫休臣願稱
臣稱貢貫休不納昉謂貫休曰女直人面獸
心貪婪如豺狼豈可與之為鄰他日必侮
天朝不要錯過貫休叱曰遂以十月進兵命

劉延慶為都統制統兵十萬自白溝入界令
郭藥師為先鋒延慶行至良鄉蕭幹率萬人
迎擊延慶與戰不利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
入燕山蕭幹番精兵三千人在城中與藥師
巷戰藥師敗走世宣死之藥師徑走涿州延
慶聞敗亦棄大將旗鼓而走是歲金國主阿
國打以銳兵入居庸關晡時至燕京蕭后聞
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等并老幼出城聲言
迎敵實出奔也蕭后欲歸我以求全未果而

金國遊騎已至城下統軍蕭乞信開啓門納
金人于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并
蕭乞信等皆降蕭后奔松亭關與大臣共議
所向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蕭幹奚人
也欲歸奚王府五國有蕭勃迭者淳之婿也
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胡顏見之大石林牙
怒曰尔敢異議耶即斬之令軍中曰此不欲
歸天祚者于是遼人與奚人列東而分遼軍
從蕭后與大石林牙趨夾山歸延禧延禧斬
蕭后而赦大石林牙奚人與渤海軍從蕭幹
番奚王府遂僭號大奚國稱神聖皇帝改元
曰天嗣阿骨打死童貫蔡攸帥師入燕撫定
奚人飢幹領衆出盧龍嶺攻陷薊州寇掠燕
城王安中為燕山宣撫使命郭藥師領兵破
之大戰于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
塗金印幹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
幹其部白得哥殺之傳昔京師時宣和六年
也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餘騎又陰結韃靼

毛褐室韋三萬騎助之延禧謂中興有日欲
搗山後之墟復燕雲地林牙諫曰不可自車
駕奔夾山不能一戰令舉國為金人所有乃
欲櫻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無輕舉延
禧不聽林牙稱疾不行延禧疆率諸軍出夾
山越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
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軍兀室師山西漢見
鄉兵為前驅以女直千餘騎伏山間乃出韃
韃等顧之大駭而潰兀室遣萎室孛重領五
百騎擊之延禧跳身投夏國未至伏發兀室
下馬跪于延禧前曰奴婢不佞乃以甲冑犯
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奉觴而進遂為兀室
所擒削封海瀕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後
踰年而死遼國自阿保机弼業德光恢廓疆
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漢界南北五千里東
西四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與中國抗
衡會無一日秋毫之釐至延禧失復金人稱
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卒以亡國云

臣傳曰昔尹洙之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
二漢叛臣恃燕挾虜虜能自固以伯圭之
強卒制于素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
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
魏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不踰
羊虜未嘗越燕侵趙燕是燕獨能友虜也
自燕覆于虜之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
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
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代蜀伐吳秦然不以

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矣并寇既平悉
天下銳專力于虜不能擾尺寸地嘗以百
萬衆駐魏趙訖敵退莫敢柝世多咎其不
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則事
亟矣故不戰故當咎也原其弊在共不分
設兵分為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
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
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
不分有六弊使虜蓄勇以待戰無他牴牾

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有善將兵者
必問才智能將幾何今以中林盡王之三
也大衆儻比彼遠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
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委
大柄不無疑惑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
中御失于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
其利之也且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
夫則學所有以棄之符監肥水哥舒潼關
是也則制在謀不在衆矣以趙魏燕南益

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師之將
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
國家安危哉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者善
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而于秦散
而後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鄙守國之固也
陳勝項梁舉閩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
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
固而龍新造之勢徼幸于一戰庸非惑哉
今兵久弛士大夫誦聖言謂百世不復用

非妄也不然談兵果廢則已設後世復用
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焉李清臣
亦有言臣使雲中道涿幽媯蔚受其形勝
每私自嘆息恨其為夷狄有自石晉以十
三州賂契丹凡漢唐所以御夷狄者反為
彼用非契丹實強中國亂也我失其地而
累朝不能復以天下之大而粟焉嘗憂寇
盜之至非特人謀弱亦地形然也嗚呼真
宗以禮幣結隆緒仁宗以信義懷宗真
聖人一視同仁兼愛南北蓋如此至延禧
立乃畋游懷度虐用其衆喜海東青以搏
天鵝好樂無厭遂以覆國書曰內作色荒
外作禽荒其延禧之謂與

東都事畧卷之一百二十四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十五

附錄三

金國女真也其地即肅慎氏之國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弊于前曲折皆為戰鬪之狀文帝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自為混同江唐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

延壽高惠真以其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
太宗悉縱之獨阮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
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
為都督刺史賜府都督姓李氏唐世朝敵不
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宗時常寇登州
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為女真居混
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
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于契丹本朝祖
宗時亦屢遣使來朝遼王延禧立建中靖國

元年也歲使人頭索于女真又求海東青者
名名禽也小而俊健女真不堪命其酋阿骨
打貌雄雄偉有大志欲叛未有以發遼國天
慶元年時政和元年也其二年延禧漁于混
同江女真以故事來會延禧以阿骨打頗視
不常密欲誅之樞密使蕭奉先不可遂止阿
骨打亦知之四年遂舉兵叛以其弟吳乞馬
黏罕胡捨等為謀主寧木割移烈婁宿闍母
等為將延禧屢出師東討至則陷沒或不戰

而適棄甲遺戈餘亶百餘里女真收以為用
遂有輕遼國心明年遂取黃龍府延禧舉國
親征女真大惧阿骨打以刀斫面而仰天大
哭謂其衆曰始與女曹苦遼國殘擾共謀起
兵欲自立國尔今天祚親至將盡剪我曹非
人人死戰與生理勢必不敵不若殺我以降
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与延禧
遇乘其未陳三面爭擊之延禧大敗僅以身
免一日一夜馳五百里女真乘勝遂併渤海

遼陽所管州郡五十四延禧遣其叔秦晉國
王溥率蕃漢十餘萬衆圍復遼陽募遼陽飢
民以戰謂之怨軍會其將作亂適去餘軍皆
潰自是女真取其川成溥懿乾顯六州將趨
中原始有併吞遼國之意遼東有楊朴者勸
阿骨打皇帝以其國產金稱大金國建元為
天輔是歲政和八年也先是建隆以來女真
由遼東薊州泛海至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
高藥師者以大舟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國

奪其地事知登州王師中以聞 詔蔡京童
買遣人伺其實委師中選將校士同高彥師
過海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知青州
崔直躬奏其事 詔復委童貫措置已而遣
武義大夫馬政與平海軍卒長呼慶仍與高
彥師過海為邏者執縛送女真粘罕兀室詰
問其由政以實對遂遣李善慶等同政等回
明年善慶等至京師 徽宗令蔡京童貫見
之議事差婦朝官趙有開及馬政王師中之
子瓌充使與李善慶等度海聘之至登州有
開死木征會河北謀者言遼國與女真修好
于是罷遣使者止差呼慶同善慶等婦宣和
二年呼慶至自女真持其書來云遼國修好
不成請別人修好朝廷遂欲倚之復燕以婦
朝官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充使忠訓郎王瓌
副之由登州海道用故事買馬為名因與之
約若亡取燕雲旧地時女真已出師趨上京
良嗣會阿骨打于青牛山徑攻上京破之良

嗣遂與約同入燕京取燕雲地阿骨打曰燕
京本漢地當與南朝遂議歲賜如契丹旧
數遣良嗣等回約來年同舉差錫刺曷魯為
使大迪烏高隨為副持其國書來良嗣等同
使人至燕京師見于崇政殿既辭遣武義大
夫馬政隨曷魯報聘再議雲中地復遣曷魯
同馬政來先是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約遂
欲率兵應之會盜起睦州貫以西兵討賊未
果曷魯至京師徽宗諭館伴權邦彥以遠

人已知金人海上之約難以復如前議邦彥
慮失其權言不可止以國書付曷魯遣呼慶
送之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悉師度
遼而西陷中屯白水延禧奔夾山女真遂招
降雲中朔應等州宰相張琳等立燕王淳熙
延禧為湘陰王遣使來徽宗曰天祚在夾
山燕王何以得立却其使時金兵已到山後
平定州縣朝廷遂遣童貫為陝西河東河
北宣撫使勒兵十五萬巡邊時宣和四年也

貫至高陽關奏言昨女真下中京余觀往雲
中契丹分力楷悟我來機會進兵收復諸事
省力既失此便以為後時復遣蔡攸為副使
攸至河北乃辭 詔曰朕以童貫昏繆將佐
守帥皆其門人故日相与隱蔽致邊事差失
故欲監軍耳貫又奏臣見河朔將兵驕惰軍
需闕乏糧食腐敗軍器守禦之物悉皆無備
慮失事机 詔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
路帥臣究心辦集已差將兵疾速前去違詔

並寘軍法于是西師畢集劉延慶節制諸軍
劉韜宇文黃中為參謀貫至雄州令趙良嗣
草書遣婦朝官張寶趙忠諭淳福福淳得書
執二人斬之貫知游說不效乃募馬擴自雄
州齎書入燕招諭耶律淳遣王介儒王仲孫
同馬擴來問兵端擴答以 朝衰命將出師
之議亦群下所盡知但略聞北朝先入燕遣
馬擴歸敵捷良嗣等至金人軍前阿骨打欲
燕京稅租而不議平滦等州再遣李靖王度

刺來議其事且欲交歲幣 朝廷復遣趙良
嗣同武仲同議租賦多寡之數阿骨打欲得
百萬緡良嗣往復辨論未決遣良嗣歸良嗣
至雄州以駟書聞 詔許之亦許交歲幣再
遣良嗣至軍前阿骨打大喜遂設雲中地阿
骨打云我增百萬緡 南朝一言不辭今求
西京何辭拒之遂遣寧述割度刺撒盧毋齋
誓草來差盧益趙良嗣馬擴報聘兀室云計
議已定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訥李處能王碩
儒韓昉等來南瀆先以見還可議交燕月日
良嗣諭宣撫司以趙溫訥等与之乃得其誓
書以擅順涿易燕薊六州來歸燕之金帛子
女職官人民皆席卷而東 朝廷捐金帛數
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于時議者以六州
之地無險阻可守不曾分立界至歲輸之物
有自二廣江湖宛轉運至京師自京師運至
河北自河北運入燕自燕運至薊州界首韓
城鎮交割僅萬里必不能以時至天下之禍

自此起矣既交燕畢阿骨打出居庸關由雲
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梁度夏阿骨打中
病死黏罕斡离不等遙尊吳乞馬為皇帝改
元曰天會謚阿骨打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
太祖童貫蔡攸帥師入燕踞撫定勒碑于延
壽寺以紀功將佐姓名皆列于碑留十日乃
回以唐度知燕山府又以王安中為宣撫使
駐燕山閱數月改蔡靖知燕山府又以留郭
藥下常勝軍三萬人在燕藥師出于降虜素

有輕中國心乃增置常勝軍萬餘人多買戰
馬陰為偏伯之計貫攸在雄州不能裁制凡
常勝軍計口給錢糧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
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朝廷下諸路
起免錢六百二十萬億以助之天下于是
民力竭矣方是時燕人張覺仕遼為僚與軍
節度使守平州不肯降金人仍稱保大三年
盡延禧象朝夕朝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遂
發兵以拒金人金人既滅遼國遣其宰相反

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
灤路以歸燕山憚遠遷列訴于覺：名左企
弓等數其不能輔佐天祚之罪殺之縱燕人
自便諭燕人令安堵如故應田宅為常勝軍
占者悉還之燕人既得歸皆大悅徑南來至
京師於徽宗聞之詔詹度令選有材智忠信
之人密諭覺許其世襲又令率衆內附覺亦
遣其党張興祐詣度：以以徽宗意語之覺
大喜遣其屬張鈞詣宣撫司納土有燕人李

安弼謂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覺綜練
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
迎天祚北合蕭幹為吾患安中入其語勸
朝廷納之令安弼齎書詣闕趙良嗣不可曰
如此豈不招女真之兵邪因乞斬安弼以徇
朝廷不從遂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
州金人大怒悉兵以攻覺時貫攸還京師亦
盛稱覺之材武可以捍金人乃以金華紙賜
詔書與覺使之擊金人金人邏得之盛怒曰

南朝敗契丹百餘年信誓方与我結好吾又
與六州之地不数月復与張覺相約攻我豈
可但已遂襲破平州覺挺身走燕山金人來
取覺下朝廷不得已令王安中函覺首以送
金人久謀敗盟至是舉師幹离不寇燕山郭
藥師率麾下兵四萬人起涿易等州兵三万
戰于潞縣藥師大敗引數騎走至燕山伏壯
士于後園擒守臣蔡靖及兵將官囚之遂降
于金人燕山諸郡皆陷吏部負外郎傅察接
伴賀正旦使人于玉田縣幹离不脅之使降
副使蔣彙等羅拜獨察不屈死之粘罕寇河
東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踰義勝
軍皆山後漢兒也分屯河東粘罕兵至朔武
及代州漢兒皆開門迎降遂踰石嶺關分兵
圍太原幹离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廣信
軍界略真定中山慶源府境至信德府破之
徽宗得警報于是遜位于欽宗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五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六

附錄四

欽宗既即位金人欲退師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幹离不至信德府視城陋甚援枹攻之未幾守陴者立幟城上城中衆皆降逸而出城者斬之驅守臣楊信功以出金人至邯鄲遣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濟州內侍梁方平與大將何灌屯兵控

扼黃河北岸虜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岬守
橋者望見虜中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
人虜因得不濟方平既遁何灌軍止望風潰
散我師在河南者無一人乃絞木楫度河靖
康元年金人犯京師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
泰門李綱分兵擊退 朝廷因議請和遣駕
部負外郎鄭望之充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
使高世則副之金人亦遣吳孝民與望之相
見孝民曰皇子即君到趙州得 皇帝登極

赦書以手加額既吳 皇帝已即位無可爭
者却與他講和休皇子即君幹離不也因言
欲割大河為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辨論
之孝民不答遂與望之由開遠門入至都亭
駟有 詔趨問使回所得語意望之等入奏
使事 欽宗御崇政殿引見金使吳孝民跪
奏曰前日 南朝與大金結約海復違盟誓
皆已徃事今日 少帝陛下與大金別立誓
書結萬世懽好可也皇子幹離不遣使人代

朝見之禮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報禮大金
喜禮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說往可罷少帝
之稱自此始也欽宗命同知樞密院事李
銳奉使望之世則副之金人需金五百萬兩
銀五十萬兩牛馬萬匹采段百萬割太原中
山河間三路之地以大河為界并欲宰相親
王一人為質乃遣孛少宰相張邦昌及康王
出質于虜營金人索金帛犒軍欽宗下詔
勸忠義之家令助金帛又權借士庶家應于

見在金帛猶未定遂權行括括民庶金銀赴
官統制姚平仲引兵出城與金人戰敗績尋
遣宇文虛中等奉地圖割三鎮以和金人退
師質肅王以行先是金人不愛康王也復令
入城至是遂以肅王行斡不離雖已退師而
粘罕之師陷隆德府初欽宗與金人講和
許割三鎮二十州及遺金帛若退師之日不
許劫掠攻取州縣而金人所過無不剽取又
攻陷我隆德欽宗怒罷黜元主和議臣僚

會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復取隆德
又取威勝軍姚古與黏罕戰于南関我師敗
績退保隆德 欽宗決策北征种師中兵至
壽陽與金人戰死于陳姚古种師道既敗
欽宗遣王雲使金人陷太原 欽宗令
中畫議三鎮等稅租復遣馮澥往使趙雲往
燕山見韓不肖再議三鎮二十州事如此理
可折即与稅租不獲已則依城下之盟委宿
陷汾州黏罕陷威勝軍又陷隆德府韓不

陷真定府平陽居民以城降黏罕兵至澤州
城下攻取之韓不遣王雲回京師云如十
四日會于磁相間我軍方不度河馮澥亦來
自河北具言韓不索冕輅等 朝廷從之
欽宗以 康王使韓不軍前議和止師以
王雲為副黏罕陷懷州韓不自大名府由
魏渠李固度過大河再遣馮澥行至途中遇
王雲云言韓不堅要三鎮二十州澥与雲
同歸于朝廷具言金人之意大臣議論紛紜

不決也再遣雲同 康王行金人既度河復
以兵犯 京師京師戒嚴 康王至磁州雲
遇害 康王參議官取延禧等請 康王回
相州金人攻東津宣化二門殿帥王宗濂領
牙兵下城與戰敗績金人攻通津善利門甚
急復于護危河疊橋作道時大雪不止 欽
宗見金人攻諸門愈急御瑤津亭命使人秦
仔等八人往河北以 康王為兵馬大元帥
雪日夜不止金人乘雪攻城益急鄆京領兵
開宣化門出迎敵金兵分布兩翼而進衝京
前軍一掃幾盡守禦官吏相繼奔走由是金
人登城者踵至揚旗城上衆皆潰散四壁數
十萬之衆為之一空 徽宗自龍德宮入禁
中金人縱火燒南薰宣化通津善利四門燒
劫民居火光亘天連夕不滅開封府率衆父
老請命于二酋持金帛牛酒以犒三軍而二
酋堅欲 道君出郊既而 欽宗曰大金和
議已定朕以 宗廟生靈之故躬往致謝遂

擁素騎出南薰門何真孫傳陳過庭等從行
曹輔張叔夜留守彈壓越三日 欽宗還宮
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馬一萬疋于是都城之
馬空矣金人索軍器又索金帛犒軍取河東
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中以待分割地
界了日歸還又取蔡京童貫王黼等二十餘
家親屬是時 朝廷先拘收戚里推責豪富
之家金帛以犒金人士庶納金帛者紛然金
人預絹一十萬疋 朝廷尽撥內藏元豐左
藏庫所有如數與之河北積歲貢賦悉令輟
運及浙絹南絹亦以充數又索監書如蘇軾
黃庭堅文集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幹
為不遣使持書入城督金帛犒軍合用金一
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緡帛如銀之數不限官
私早晚依數應副 詔以書揭示士庶云除
內藏元豐左藏及龍德寧德兩宮 御前皇
后閣皇太子宫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外今曉
諭權貴之家凡有金銀衣段疋兩以上並行

輸納二年遣何桌使軍中懇告而根括愈急
既而有詔曰朕出郊見兩元帥議加徽號
遂出南薰門金人遣兵百人衛司馬光墳初
欽宗幸虜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為金銀
未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太學生徐揆以書
達二酋請車駕還關其書曰昔春秋時楚
子伐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曰諸侯之從者
曰討有罪也今驟陳貪其富也以討台諸侯
而以貪歸之母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
聞也乃復封陳之後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
諫今元帥興師見伐大兵俯臨都城失守社
稷幾亡而復存生靈幾死而幸免此元帥仁
德也雖楚子入陳未能遠過我 皇帝兩造
轅門議犒軍之資加徽號之請越在草莽信
宿逾邁國中喁喁望屬車之塵者屢矣夫
生民無主境內騷然忠義之士食不下咽又
聞道路之言以金銀未足 天子未還揆竊
惑之蓋金銀之產不在國中而在于深山窮

谷之間四方職貢歲有常數重以去歲之役
增請和之幣敵犒軍之資官吏征求及于編
戶都城之內雖有妾婦之飾器用之微無不
輸之于上以酬退師之恩又兵興已來邦國
未寧道路不通富商大賈絕迹而不造京師
豪民蓄積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間有從
官王畿仰給奉祿者饘粥之外儲死長貲豈
復有金銀之多乎今雖天子蒙塵臣庶效
力根括私藏徧及貧戶恐不足以償拋降之

目雖以天子為質猶無益于事也夫有存
社稷活生靈之仁德而乃以金帛之故質
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
矣擇元帥必不為也昔楚子圍鄭三月克之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許王曰其
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
之平春秋書之後世以為美譚願元帥推惻
隱之心存終始之惠反其相君父班師振旅
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敵則國

東坡志林卷之六
中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弭忘傳曰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揆雖卑賤敢昧死以紆君父
之難惟元帥矜之二首取揆赴軍中詰難揆
厲声抗論為所殺時陰雪不止金人索却天
儀仗法駕鹵簿冠冕乘輿等物及臺省寺監
官吏通事舍人各有差又索犀象寶玉之屬
人擔車載往拱納者急如星火于時欽
宗幸虜營十五日矣金人遽廢趙氏議立
異姓及要六道君親王等于是道君皇帝

寧德皇后諸王悉入虜營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累狀言本朝祖宗德澤在民未泯
及國主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
伏望察傳事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
稷許于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
欲立道君之子乞于神宗皇帝二子選
擇建立非惟不滅趙氏一族亦使一國生民
蒙被恩澤又狀言本國前日將相是宣和用
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所來任宰相

亦繼以罪罷將相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
碌碌無聞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
人心不歸誰肯推戴又狀請車駕還關不
然乞即立監國太子且言若立異姓天下之
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
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
宋自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于今九世天
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况傳等世食
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宗廟下為生

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金人怒取傳與張叔
夜赴軍前二帝遂北狩皇后太子親王
帝姬宗室宮嬪及駙馬等節次出京師金人
又遣莫倚吳玠移文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
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惹趙
氏百官會議于秘書省獨秦檜論列謂邦昌
不足以代趙氏語在邦昌傳金人怒亦取赴
軍前金人再索金銀復行根柢極為峻切殺
四壁提舉官梅執禮陳振程知質安扶四人

者皆侍從也張邦昌入城僭皇帝位國號大
楚金人責金銀愈峻而民間取之盡矣邦昌
致書懇免金人退師邦昌遣使請 康王早
正大位于是 康王即位于南京

臣稱曰女真以我虜遺緒崛起海陬乘天
祚暴昏謀隕厥祀是時中國承平日久大
臣喜開邊事首納良嗣之叛以圖燕壤之
復又聽張覺之歸以啟狂之釁自是中國
弱而夷狄彊矣然蔑棄信義犯我畿甸邀
索金幣濟其貪毒于斯時也國何以支而民
何以堪乎以此言之中國武備蓋不可一日
而忘也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六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七

附錄五

李彛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為節度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彛昌彛昌為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不知于思諫為親疎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彛超立彛超卒弟彛興立彛興當五代之際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

宗時加太保恭帝加太傅 宋興加太尉太
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彛興遣將
禦之承鈞云彛興貢戰馬 太祖命玉工琢
帶賜之問其使腰圍大小使言彛興腰圍洪
大如合抱之木 太祖曰汝師真福人也卒
追封夏王子克獻立即以為定難軍節度使
卒贈侍中子繼筠立 太宗征太原繼筠遣
將度河掠境以張軍勢踰年而卒弟繼捧立
繼捧初為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為留後太平

興國七年未朝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來
歸 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 太宗遣使
詣夏州護繼捧親屬赴闕以繼捧為彰德軍
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初繼捧之未朝
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眾為
寇奔入蕃族地斥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
精騎夜發掩襲地斥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
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 朝廷屢發兵討繼
遷繼遷益侵擾邊境 太宗用宰相趙普之

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因之召赴京師賜
姓趙氏名保忠以為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
厚保忠至鎮即言繼遷悔過歸款太宗以
繼遷為銀州刺史然繼遷實與降心復為寇
保忠來乞師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呈
恐奉表歸順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
吉又以其弟繼忠為綏州團練使賜姓名曰
趙保寧是歲保忠來獻海東青太宗曰朕
不事改游也還之保忠為保吉所誘陰與之

合來寇靈州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
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太
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壓境保忠反為保
吉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繫其將保
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遁僅以身
免貨財器用悉為保吉所奪保忠夜還城中
為大校趙光嗣幽于別所明旦開門迎王師
繼隆擒保忠以獻太宗赦其罪以為右千
牛衛上將軍封有罪侯後數年而卒太宗

下詔隳夏州居民並徙于綏銀等州削保
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
馬來貢且謝過又上表待罪因言違叛事出
保忠願赦勿誅 太宗遣內侍齎 詔諭之
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橐駝來
貢 太宗遣使齎 詔諭 旨欲授以鄜州
節度使繼遷不奉 詔 太宗以張浦繼遷
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為鄭州團練使初 朝
廷欲城石原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因請

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土素與井泉
陝右之民甚苦其役文寶建議禁烏白池青
鹽以困繼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遷
寇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芻粟四十
萬于靈州為繼遷所邀敗于洛浦河繼遷遂
窺靈州 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環州凡五
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素日不見賊引
軍還而諸將與賊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遷
遁去 太宗崩繼遷乃遣使修貢求領藩任

真宗許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軍節度使敕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德明為行軍司馬未幾復寇邊屢為大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又寇清遠軍七日而陷又陷靈州繼遷率眾入西涼府潘羅支偽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祝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未許則連表所請 真宗

嘉之以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余年不敢窺邊德明累遷至太傅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克鷲多猜忌曉浮囿學通漢文字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日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嘗從事于兵勞苦萬狀第自 爾德明嘗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為顯道稱于國中景祐元年寇環慶路

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是歲偽改年為開
運更曰廣運母米氏族入山喜謀殺元昊事
覺元昊殺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沉于河遣使
來告哀元昊攻唃廝囉陷瓜沙肅三州盡得
河西之地將謀叛恐唃廝囉制其後復奔兵
攻蘭州又改元曰大慶宝元元年元昊反以
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
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
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即位詔削奪元昊在

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
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康定
元年寇金明砦執李士彬攻安遠砦遂攻延
州刘平石元孫來穰戰于三川口陷城中未
幾寇鎮戎軍慶曆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于
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塞
門砦主高延德永通和范仲淹為書以福福
諭之曰國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後中外
上言灵夏數州本為內地請移河朔之兵益

關中之力以圖收復 真宗皇帝以文武之
德柔遠先大王歸向 朝廷心同金石故待
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大夏
真宗皇帝于是時也有天地之造焉今大王
青春襲爵不知 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違
先君之誓書不避 本朝並建大位累遣使
人告于 朝廷中外之人莫不驚憤咸欲收
行人戮于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
之力支其一方念 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

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皆不
戮而還假有諸蕃之長抗礼于大王而能含
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 天子何負于大王
哉 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面諭之曰有征
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
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
略甚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与大王同事
朝廷于 天子則父母也于大王則兄弟也
豈有孝于父母不愛于兄弟可不為大王一

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何得与天子侔儼名豈正而言豈順哉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无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方欲与大王謀而决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来惠然曲意何樂如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止不敢聞于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為意言當時之事由于衆請莫過于此謝于朝廷朝廷

必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如衆多之情終不獲辭則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又于本國言語為便亦不失其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体不名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蕃之人復見大康又大王之國財用或關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也大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其若不聽他日雖有請于朝廷必有

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獨利于大王蓋以奉王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擇焉无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而嫚辭如故厖籍言諸路皆傳无昊為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既多憂虞必為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且言旺榮方總夏之兵倘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种世衡亦遣王嵩以粳及画龜遺之諭以早歸之意

旺榮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籍疑其詐苗之後數月果大奔而葛懷敏死于定川籍召文貴責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余月復來旺榮与弟旺令嵬名嚙臥譽諍三人列名為書欲議罷兵然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朝廷明年遣其臣賀從勗与文貴供來稱男邦兕定國兀卒上書大宋皇帝更名

曩霄藉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今名體未
正未可許遣卻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曩霄
遣使來稱臣稟正朔遂冊為夏國主改所賜
勅書為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使至京師許
就駟貿易燕坐朵殿 朝廷遣使至其國相
見賓客禮置榷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砦博易
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屬戶蕃部更不
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
如欲于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修貢職為

常初元昊之叛也 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
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而元昊臣其年
契丹夾山部部落保家族八百戶授之契丹宗
真使人追索曩霄田不遣宗真遂親將至境
上各據一山巖兵相待曩霄奉卮酒為壽大
合樂仍折箭為誓及罷契丹劫曩霄
以兵拒之大敗契丹宗真領數騎東走繼其
去曩霄用兵多詭計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
輒誅殺又盡更先世所為居室衣冠文字而

國中數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曩霄凡七娶一曰丹宋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日甯寧哥貌類曩霄以為太子曩霄復納沒嚙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語曩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訢言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憐之下令國中為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与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

為尼踰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律氏七曰沒嚙氏初欲納為甯寧哥妻曩霄見其媿而自取之踰新皇后甯寧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剽其翼而去匿黃廬為訛厖所殺訛厖沒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因剽劊死年四十六方沒藏氏出為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甯令訛厖以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甯令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幸而有子是以為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

為太后于是政在沒藏矣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七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八
附錄六

諒祚既立而幼弱國中
大亂有欲勸仁宗舉
兵以收復靈夏者
仁宗曰朕為天下主豈
可利人之喪舉兵快意乎
遂冊諒祚為夏國
主其後訛虜自以女妻
諒祚有李守貴者嘗
與遇乞掌出納室保細
吃多巴者嘗侍曩霄
及沒藏尼于佛舍故出入
無所問沒藏尼既
通守貴又通吃多巴李守
貴殺吃多巴及沒

藏尼訛厖乃族守貴獨護養諒祚訛厖子婦
梁氏諒祚私焉訛厖患之梁氏密告訛厖將
叛諒祚乃舉兵誅訛厖滅其族并殺其妻沒
藏氏而以梁氏為妻命其弟乞理為家相諒
祚凶惡好為亂時遇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
故下多怨及變蕃禮通漢制嘉祐六年諒祚
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明年當以迎漢使者
仁宗許之治平三年舉兵犯慶州又寇大順
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為官兵與

熟戶蕃官趙明合擊之諒祚中流矢兵折而
去朝廷遣使詰責之諒祚上表謝罪明年
种諤取綏州城之諒祚偽乞會盟誘殺知保
安軍楊定而朝廷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
西方而諒祚乃送殺定者柰崇貴韓道喜以
敵納塞門安遠砦乞綏州洎遣使分畫仍曰
地界非約而所納者砦也朝廷知其詐遂
城綏州為綏德城崇貴等未至而諒祚死子
秉常立神宗冊為夏國主熙寧三年來犯

慶州又犯大順 王師不利命韓絳宣撫陝
西絳城囉兀築撫寧堡夏人乃陷撫寧急攻
囉兀絳等命諸路牽制慶兵再出而亂乃棄
囉兀抚寧元豐四年种諤言秉常被殺乞興
師問罪人謀言毋染氏屢勸秉常不行漢礼
秉常不從有李將軍者為秉常誘漢倡婦樂
人梁氏置酒執李將軍殺之囚秉常國人爭
亂事聞 詔興師問罪遣种諤出廊延刘昌
祚出泾原高遵裕出環慶李憲出熙河王中

正出河東五路會于興灵夏人悉其精銳度
河保吳灵昌祚之師先至灵州城下多所斬
獲遂攻灵州城垂克而遵裕之師至先是
詔先得灵州者除節度使而泾原之師入界
聽遵裕節制遵裕忌昌祚將斬之命泾原師
毋得擅攻而夏人得以為計城不可下遂班
師中止入宥州憲追襲過天都山至羅逋山
乃还取蘭州城之皆不至興灵种諤以廊延
之師城細腰吳堡義合塞門未脂五砦河東

城葭蘆吳堡二砦种諤復建言盡城橫山遣
徐禧計議禧請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徐禧
李稷李舜奔死之乃築汝遮堡展定西城以
衛蘭州六年來請和許之七年奔國圍蘭州
詔遣吏用淺攻擾耕秉常遣使入貢乞還土
疆不許 神宗崩 哲宗即位遣使謝罪未
賀 登寶位又以地界遣使至京師秉常卒
子乾順立元祐二年遣列奉世崔象先冊立
乾順夏人復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犯涇

原鎮我軍又侵德靖砦又犯塞門砦四年乃
復遣使謝封冊且議地界 朝廷許還葭蘆
米脂浮囿安疆四砦仍先以歲賜予之是歲
以永樂陷沒人口來歸却欲同交領四砦
詔鄜延帥趙高與夏人分畫地界熙河帥夏
育請先畫疆界後歸四砦議未定而四砦棄
高又乞地界依綏州故例于城之外取二十
里仍半以爲生地夏人不從遂犯涇原會高
卒夏人由河東入寇攻圍麟府州 朝廷乃

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
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寇環
慶使熙河進築汝遮城八年乾順遣使謝罪
敵蘭州乞賜塞門砦 詔答以夏人自元祐
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
日可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旧
宣仁后崩乾順進奉山陵馬一百匹詔聖二
年 詔熙河蘭岷廊延河東路地界令諸路
沿邊當職官司更不商量分畫只以巡綽卓

望處守把牒報夏國先是元祐初諫議大夫
孫覺議棄蘭州其後司馬光謂此數砦者田
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可以守禦
欲因 天子維統悉皆毀撤歸其侵地刈擊
謂供給戍守窮竭財力其最大者莫如蘭州
不若捐一空城與之至于廊延河東等路近
置堡砦深詔大臣早有定計趙鼎欲留塞門
安遠二砦其餘或存或廢乞密降畫一付臣
遵守呂陶謂實于邊防無分毫之益范純粹

謂收復故砦廢州略與所利乞令以虜陷官
吏丁夫悉歸 朝廷而所削之地並從給賜
純仁之論亦然蘇徹謂增置州砦坐困中國
願決計棄之王存謂夏國疆地終久難守王
巖叟謂自有葭蘆吳堡兩砦守之無所得棄
之不足惜文彥博謂邊臣欺罔為國生事第
恐不能待久却須自棄不若推恩賜予遂降
詔除元係中國及西蕃旧地外候送到陷沒
人口當就委邊臣分畫給賜及夏人送還永

樂陷沒人口尋給賜米脂安疆浮圖葭蘆四
砦仍約以委官畫定界至至是章惇為相欲
開邊隙以謂十年之間含容備至而夏人犯
邊如初遂罷分畫之議夏人遂犯義合砦及
圍逼塞門砦又犯德靖順寧砦章惇以經原
及熙河環慶秦鳳四路之師出瓠蘆河築二
城于石門砦夏人來乘我師大敗之既而環
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睨視不敢動
惇又以折可適郭成之師大敗之于雞鞞嶺

呂惠卿以其將劉安苗履大破之于大沙堆
既又乾順與其母自將數萬圍新築平夏城
凡十四日晝夜攻城守益堅乃造高車以臨
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大風震折之一夕
遁去折可適執其統軍嵬名阿埤監軍妹勒
都連進築西安城于天都山建西安州諸路
進築悉已畢工乾順上表歸順崇寧三年復
寇涇原我師取其銀州五年乾順納款大觀
間環慶蕃將李遇昌及其父訛移叛歸其國

漸用事引夏人入寇 徽宗因遣童貫為陝
西經略制置使貫出討溪哥臧征僕哥城復
積石軍洮州政和中夏人又深入過定邊軍
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貫以种師道之師平
之夏人來救又敗之遂破臧庭河成德軍七
年夏人圍丁星原築平陽暗令古仁多泉及
靖夏制戎伏羗等城重和元年貫出師牧割
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涪戰沒貫以种師道
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關取永和砦割踏

峇鳴沙會大敗夏人而還初夏國恃橫山諸
族帳彊勁善戰故用以抗中國种諤取橫山
故興灵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始敵進築
之議神宗嚴兵不克行童貫售常從李憲
得彷彿故敵議進築遂領六路邊事將諸路
兵六七年進築軍壘建立堡砦遂得橫山之
地夏人失所恃遂納款夏國自是少衰矣宣
和中夏人知中國有事北邊遂与遠國書約
夾攻中國天祚不聽金人既滅遣夏人乃与
黏罕約犯塞黏罕犯忻代踰石嶺圍太原
夏人犯豐麟二州靖康元年夏人知我成邊
士卒入援遂乘虛犯河外寇震威城朱招死
之又取西安州陷懷德軍劉銓杜翊世以城
死

臣稱曰自繼迁死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
元昊強梁亮悍乃謀僭尊以天下之力而
臨臣之一方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敗
于女色禍發其子且彼能叛君而子亦能

裁父此天道也烏乎夏小國也自元昊以
來服叛不常而每為中國之患雖有智者
為之謀而亦莫能以得志何哉大抵國大
則有所恃而不戒故其強易弱國小則無
所恃而常惧軍民之勢猶一家也相與相
救謀慮日深故其弱為難犯此其所以為
中國之患與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八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九

附錄七

西蕃蓋出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在唐為吐
蕃安史之亂遂陷河西隴右之地大中三年
其國宰相論恐熱以奉原安樂及石門等七
關來歸四年克成維扶三州五年張義潮以
瓜沙伊肅十一州來獻唐末瓜沙之地復為
所隔然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無復統一
方五代之際有孫超者嘗遣人入貢唐明宗

以為河西軍留後趙死州人推其土人折蒲
嘉施繼為留後至周太祖始命申師厚為河
西節度使顯德中師厚不能撫有其眾逃歸
涼州自是不復命師建隆中首領尚波于傷
殺奉州乘造務卒知秦州高防捕繫其黨四
十七人以狀聞 太祖乃以吳廷祚為雄武
軍節度使代防安輯之廷祚至宣 朝廷恩
旨俾各歸本族尚波于感悅是年秋來獻伏
羗地太平興國中諸羗首領數來朝貢上教

盜邊至八年諸種以馬來獻 太宗謂宰相
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常以禽獸畜
之自唐以來頗為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
興偏師便可驅之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
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致殺戮朕所以置
于度外存而勿論也淳化中西涼州阿喻丹
來貢阿喻丹死其弟俞龍波代其任數為李
繼迁所侵掠俞龍波來請師咸平四年西涼
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戮力討繼迁張齊

賢請封羅支為六谷王兼招討使。真宗曰：羅支已為酋帥，欲授以刺史，則太輕。況未領節制，加以王爵，非順也。又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以為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請師期，又遣使來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屈強已集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為朔方軍節度使。羅支屢請王師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河路遠，不可預約師期。真宗曰：繼遷常在地斤三

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至，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禦之，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也。許之。是歲，繼遷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羅支偽降，未幾集六谷諸豪及者尨族合擊繼遷。繼遷中流矢死。既而繼遷種落陰圖羅支，遂為其所殺。六谷諸豪議立其弟廝鐸督為首領。真宗以繼遷之黨未平，遂以廝鐸督為朔方軍節度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于時西羌部族未有服屬，大姓聶昌、廝均等迎頌廝

囉至河州欲立文法于是宗哥立遵與邈川
溫逋奇佐唃廝囉立文法却族稍歸之大中
祥符七年因徙居宗哥城以立遵為輔有勝
兵六萬以抗德明曹瑋請厚結之真宗以
瑋知秦州瑋破魚角蟬賞樣丹二族皆立遵
鄉道也由是前拒王師者伏匿避罪瑋誘名
之許納罰首過既而至者數千人納馬六十
匹瑋給以匹綵或以少為訴者瑋叱之曰是
贖罪物汝輩敢希利耶戎族聞之皆畏服立

遵佐唃廝囉甚有威名然性貪忍下多怨之
屢上表求贊普真宗曰贊普者戎王之號
也立遵為唃廝囉佐其可與乎乃以廝鐸督
例授以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命立遵率眾
十八萬襲秦川生熟戶曹瑋以兵擊之遂居
邈川更以溫逋奇為輔遣使于瑋求內屬
詔授唃廝囉邈川首領寧遠大將軍受州團
練使以溫逋奇為歸化將軍後溫逋奇謀乳
唃廝囉殺之而改莅青唐景祐中授兩使留

後喃廝囉與元昊交兵使人來獻捷 仁宗
召見而勞之大臣議加喃廝囉節度使韓億
以為不可語在億傳父之 朝廷以元昊不
臣遣使諭喃廝囉使攻元昊會元昊奔兵襲
喃廝囉堅壁不与戰元昊度水嘗植幟以誌
深淺喃廝囉潛使移所植及元昊眾潰趨誌
處溺死過半自是數以計敗元昊元昊取西
涼府而喃廝囉併廝鐸督之眾十餘万回紇
亦以數萬歸焉其勢遂強于諸羌 朝廷命

為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治平二
年卒年六十九三子皆被 恩命曰瞎纒居
合龍谷曰磨纒居宗哥城曰董纒為喃廝囉
嗣 朝廷以董纒為保順軍節度使西蕃邀
川首領初嘉祐中瞎纒子瞎欺丁木征為瞎
藥雞羅所誘据近塞青唐族立文法 朝廷
以為河州刺史熙寧中王韶經營熙河既城
熙州木征竄伏河外韶遣僧智緣說木征啗
以厚利因以兵往韶又數出兵擾之所殺獲

前後數千級焚燒帳族以萬數納降大首領
十餘皆其腹心也又擒其妻子而木征降盡
復洮河地方二千里自詔用師熙河歲費四
百萬緡于是木征賜姓名曰趙思忠授榮州
團練使遷合州防禦使以卒董種遣使來以
為河州刺史 神宗出師問罪夏國董種集
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漢軍會明年拜
河西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以其養子阿里
骨為肅州團練使董種病革召諸族首領至

青唐城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掌年
瞎逋事我當以種落付阿里骨諸酋皆服從
既死阿里骨遂居青唐領事元祐元年以為
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性殘
忍以殺戮為事 詔戒飭之曰尔繼世之初
人情未一宜推廣恩信惠養一方今聞尔頗
峻刑殺部族不寧尔宜以繼承為重以仁厚
為先無恃寵榮務安種落副 朝廷所以封
立之意前入所以付予之心二年阿里骨迫

鬼章率衆竊據洮州殺虜人衆羗酋緒藥密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遣人執怯陵緒陵藥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又進築安鄉踏白城我師問罪及令抚納生羗鬼章就擒鬼章者大酋也築黠有智謀所部兵數為邊患熙寧中誘陷河州景思立神宗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与夏人解仇為援築洮州居之刘舜卿遣种誼破其城生擒之以為陪戎校尉後三年而死阿里骨請歸款朝廷許

之復下詔戒飭曰惟尔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我子孫黎民之衆朕命尔嗣長乃師而承褒以來彊酋外擅尔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边朕愍属羗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羽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場乃尔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

心而效順尔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
路更不出兵及住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
納依旧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尔宜
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之有終知大恩
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為虛言紹聖三年辛未
五十七以其子瞎征承襲即以為河西軍節
度使西蕃邈川首領瞎征既立國人不順迎
董氈妣溪巴温欲復其國姓既而國亂首領
多歸溪巴温邊臣以聞朝廷命王瞻招納

瞎征遂削髮為僧出降而溪巴温之子隋授
乘間入青唐稱王子邊臣欲因有其地乃度
河據邈川城以重兵臨之故隋授亦出降
朝廷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徽宗即
位以隋授為河西軍節度使如府州折氏世
襲鄯州瞎征授遠懷軍節度使賜隋授姓名
曰趙懷德瞎征後一丰而死建中靖國元年
以懷德知湟州自鄯湟棄羌人迎隴授之弟
溪賒羅撒復國授西平軍節度使西蕃邈川

首領懷德還邈川溪賒羅撒與其黨謀掩殺之懷德遂奔河南朝廷遣王厚童賈將兵至京王閔諫招降厚等進至涅州三日拔之崇寧三年厚與諸將兵會于宗哥川溪賒羅撒置陳倚北山厚與戰敗之溪賒羅撒以一騎馳去厚至鄯州其首領開門以降詔更鄯州為西寧州趙懷德遣使約降四年懷德至京師徽宗御端門受降以懷德為感德軍節度使安化郡王至靖康初朝廷議欲求青唐種族以涅鄯之地賜之事下熙河帥臣而莫敢任其責者乃已及金人陷陝西六路兵入熙河即求涅鄯旧族以其地與之

臣稱曰天下有道則薄海內外皆安其所自詔開熙河厚取涅鄯而道路困于輸送兵民死于血刃者莫莫知其紀極矣且夷狄禽獸也空虛不毛之地得之何所用手烏虜造冢而興師貪功而好殺後之君子

可不以是為戒哉
東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九

東都事略卷之一百二十九

附錄八

交趾本南輿之地漢武帝平南粵分其地而為儋耳朱厓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置交趾刺史以領之後漢置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為交趾郡梁陳亦因之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為郡唐改交州總管又改安南都護五代之際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龔遣將代而執之并其地後

者楊延藝受劉氏爵命延藝為其牙將皎公
羨所殺延藝故將吳權攻交州殺公羨遂居
其地權死子昌岌立昌岌死其弟昌清立昌
濬死牙將爭立境內大亂初楊延藝以牙將
丁公著攝驩州刺史部領即其子也公著死
部領繼之部領與其子璉率兵平境內部民
推以為帥號曰大勝王以其子璉為節度使
凡三年璉襲父任 太祖既下嶺南璉遣使
內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開寶八年

封部領為交趾郡王太平興國初部領及璉
皆死弟璿尚幼大將黎宗幽丁氏宗族代總
其眾 太宗怒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一作
使張濬左監門衛將軍崔亮將兵伐之黎宗
為丁璿表求襲兄位不報是時 王師大破
交趾兵斬首萬級又破其兵于白藤江口轉
運使侯仁宝師前車先進為交趾所殺遂班
師孫全興立坐誅丁璿遣使謝罪八年黎宗
廢丁璿自稱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請命 太

宗因而撫之諭以丁氏傳襲三世朕欲令璿
為統帥以爾副之若璿將材無取猶有童心
則宜遣其母子及親屬來歸俟其入朝却授
爾以節旄凡茲二途爾宜審處其一是時黎
宥已專據其地不聽命雍熙中上表求正領
節鎮太宗因授以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
護遣其子明提入貢景德二年卒子龍鉞立
其弟允廷殺之自立于是諸子爭立境內大
亂群臣多請伐之真宗曰未加吊恤而伐

其喪豈王者所為命邊臣撫安之沿海安撫
使卻暉上邕州至交州水陸圖真宗曰
祖宗開疆如此其大守之而已安用勞民以
貪無用之士乎若封略之內有叛者則不得
不除耳未幾允廷上表請命又遣其弟明昶
來遂授以靜海軍節度使賜名至忠至忠若
虐其校李公蘊常陰贊之故特見親信因令
冒信黎氏大中祥符二年至忠卒弟明提明
昶爭立公蘊發兵皆擊殺之自稱留後請命

于朝。真宗曰：初黎宗劫丁璿自立，公蘊
尔然，蛮夷豈足以礼义責也？遂授公蘊静
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公蘊因
捕狄獠寇如洪砮，詔追所掠生口，因戒飭
之。天禧元年，討南平王。天聖中，合其子弟率
眾入寇。詔發峒丁討捕，未幾而卒。年四十
四。子德政，自稱留後，來告哀，除静海軍節度
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景祐三年，寇邕州之
思陵等州及諸峒，略牛馬，焚室廬而去。詔

責問，令捕酋領，正其罪。寶元元年，進南平王
儂智高反，率兵二萬，助王師平智高。詔却
其兵，而厚賜之。久之，卒。子日尊，遣使來告哀，
即除静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嘉
祐三年，來貢異獸，曰麟也。樞密使田况曰：非
麟也。止云異獸，謝答之。英宗即位，加同平
章事。神宗即位，進南平王。開禧，同三司
覈位。十八年，而卒。乾德嗣朝，廷命以静海
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沈起知桂

州妄意於朝廷有攻取之議不能懷輯乃以
溪峒點集土兵又禁交趾與州縣貿易于是
交趾貳遂謀入寇熙寧八年以四州一縣還
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趾所有也

東都事略卷一百三十



